

年

卷

期

15

1

第

第

一
 言
 一
 界



時
 時
 形
 形
 后
 后
 中
 中
 孔
 孔
 挂
 挂
 影
 影
 出
 出
 矣
 矣
 之
 之
 新
 新

(第二〇七號)
 特刊號
 第一號
 第十五卷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 (207)

January 1, 1927 十六年一月一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 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鉤金用上等赤金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綉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啟



編者的報告

本卷刷新的計劃。在前卷二十五期上。已經說明了。現在再揀幾句應該報告的說一下。

(一)本卷的封面。仍是請張荻寒先生畫的。想讀者諸君都很歡迎。

(二)本期開始登載陳大悲先生的影戲本。預計分十期登完。

(三)短篇小說。前兩卷原有的撰述者。本卷仍是常常有他們作品。同時也歡迎青年的創作。

(四)民間傳說的故事。歡迎投稿。

(五)編者劃出一部分工夫。常常和讀者通信。

(六)編者的(今鏡花緣)是一種可分可合的繼續登載的小說。每期登載。

(七)此外預備好了的長篇小說。有俞天遊先生的遺稿。及科學小說兩種。將陸續發表。

(八)其他投稿等事。皆照以前定章。讀者可以參照。

(九)最後再將去年已經宣布過的本雜誌的宗旨。重述一遍。

(1)用淺近有興趣的文字。發揮較深的理論。一方面供人欣賞。一方面指導社會補助通俗教育。

(2)對於中國文學。一方面發揮他的好處。一方面革除他的壞處。

(十)恭賀讀者諸君新禧。祝讀者平安快樂。

遊覽與旅行必備

遊覽指南·市廂地圖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册七角	華英漢鐵路圖	一册三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册一元	華英津浦鐵路圖	一册三角
上海指南	一册六角	華英上海新地圖	甲種六角 乙種三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册三角五分	實上海城市租界分圖	一册一元
金陵名勝寫生集	二册各一元	新北京內外城全圖	一册四角
附南京遊覽指南		北京西山全圖	一册四角
莫干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南京城市全圖	一册三角
增訂廬山指南	一册四角五分	實杭州西湖圖	一册三角
雞公山指南	一册一角五分	實杭州西湖圖	一册三角
北戴河指南	一册二角五分	珍杭州西湖圖	一册一角
泰山指南	一册二角五分		
留美指南	一册三元五角		

珍袖 記日 珍袖
 另購鉛筆
 珍袖英文日記
 甲種一角一分
 乙種五分
 四角
 珍袖旅行日記
 (附國民交通地圖)
 懷中記事冊
 乙種一角五分
 甲種一角六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一期 目錄

圖畫

日本戲劇中之潯陽商婦(三色版)

新館鶻聲

風正一帆懸(攝影名作)

哨雛(攝影名作)

歌劇三蝴蝶之攝影(一)

歌劇三蝴蝶之攝影(二)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灰色的袍子.....黃葉

小詩四首(補白).....戴光甫

杜師母.....江紅蕉

母性.....唐小圃譯

R
810.5
598.5

- 2
- 多九公環遊全世界(今鏡花緣之一)……………胡寄塵
- 愛爾蘭的野薔薇(影戲本)……………陳大悲譯
- 小說枝談(續前卷)……………蔣瑞藻
- 給讀者的第二封信……………編者
- 康納新栽培法……………童君樂
- 鑿頭案(民間傳說的故事)……………胡道靜
- 少奶奶的死……………吳克勤女士
- 小詩四首(補白)……………莫餐英
- 勝利……………胡嫣紅譯
- 油煎蚱蜢(補白)……………螺屋主人
- 木魚書(補白)……………螺屋主人
- 失去的黃昏……………楊小仲
- 小詩(補白)……………湯增敬
- 小詩(補白)……………莫餐英

600737

年已七旬仍能工作

因服用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使我重新再造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轉弱為強之奇功能使老年人身體強健有力即如
 方勝先生之證書足可為據矣方君旅居新加坡碩莪街七十九號門牌其自述
 云鄙人現年七旬久任新加坡工部局皇家機器廠汽機房工務之職在五十歲
 歲之時曾患血薄氣衰血液不潔四肢痿軟無力者經十四個月之久胃口不開
 氣喘週身骨節疼痛難忍以致夜難安睡如是者經十四個月之久胃口不開

方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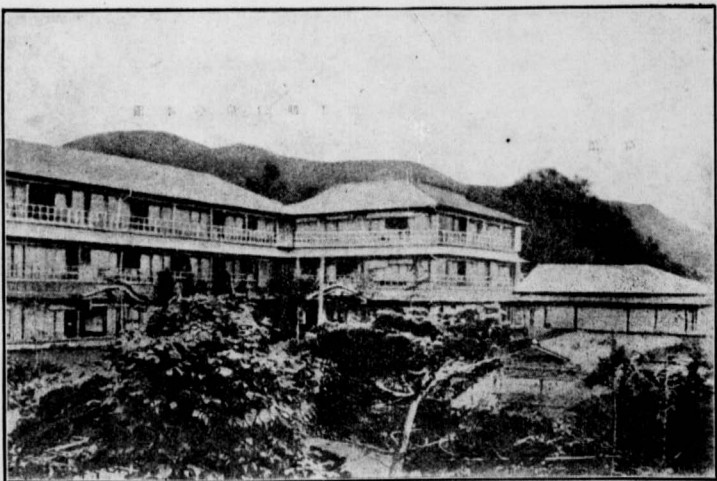
玉照

器廠從公辦事以迄於今身壯力健毫無疾病
 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也深為感激之至天下
 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也深為感激之至天下
 西醫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
 力在內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即覺體力全愈而後服之精神倍加身體未久
 分強健次年再進工部局皇家機器廠
 鄙人得獲從新再造之聖藥韋廉士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
 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
 確係美國貨

422(1)

新館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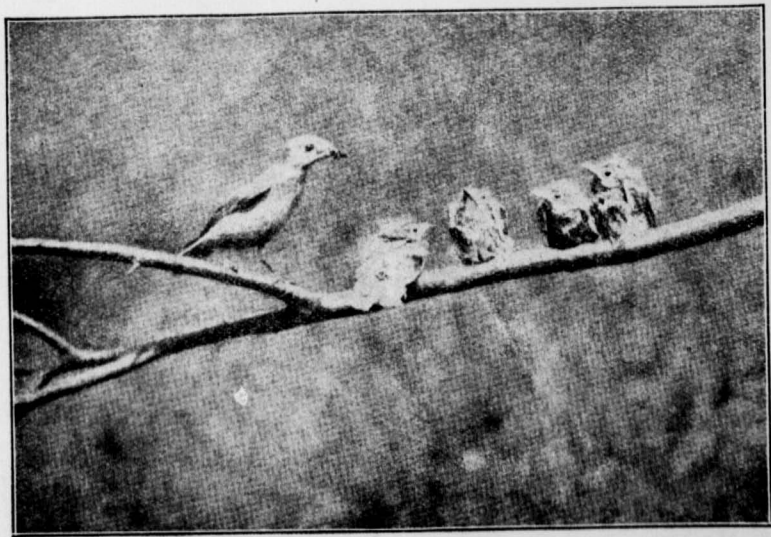


此圖爲日本伊香保之千手亭。右邊畧低之樓曰新館。爲不如歸小說中浪子所曾賃居者也。其地卽不如歸小說之出發點。去年春日。本雜誌撰述人黃葉君遊日本。亦居於此。寄此片並吊浪子詞示余。詞中警句云。一抹春山青似黛。恍當年顰態留清媚。又云。逝水如斯人已杳。獨凭欄。寧落和誰語。空恨望。鶻聲起。讀罷亦爲之惆悵不已。(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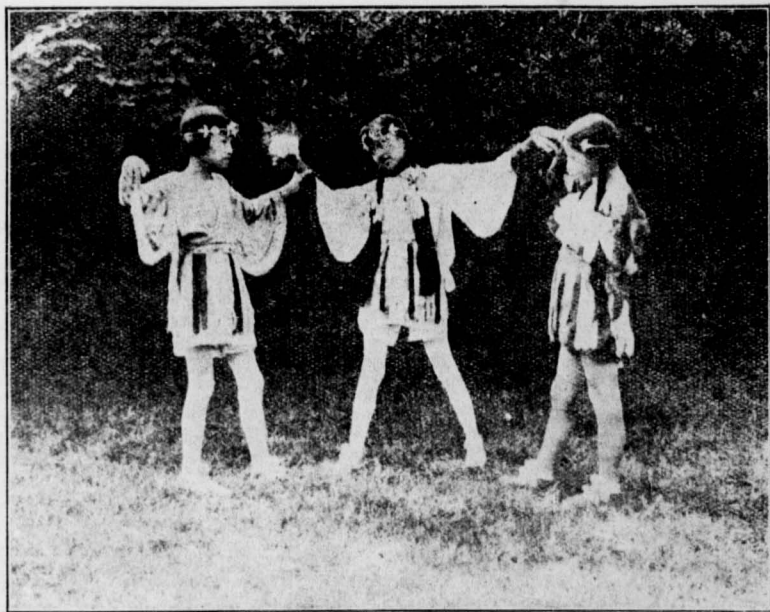
風正一帆懸



(攝影名作)



(作 名 影 攝) 雛 哺



(。蝶蝴個三。一其) 影攝之蝶蝴三劇歌
(贈君生惠胡)



(。幕一之蝶翅三。二其) 影攝之蝶翅三劇歌
(贈君生惠胡)



灰色的袍子

黃 葉

在窮困的時候，休說人們要欺侮他，便是老天也要和他作對，一夜的西風，把俞志良身上的一件破夾袍子，吹得簿紙也不如，一點都沒有暖氣。俞志良不由不着了慌，兀是蜷縮身子，籠了兩隻手，儘在小小的臥室中蹀躞個不止。他眼見得臥室中只剩一架木牀，還是借得來的；牀上的烏糟的被褥，差不多已有幾個月不洗濯了，旁的，什麼都沒有。他沒奈何只有向他的腦海裏面去搜索，要搜索出一條禦寒的妙計來。可是今日的俞志良，已不比往日的俞志良，他窘到這般地步，房錢已欠了好幾個月，飯食也有一頓沒一頓的時常挨餓，還有什麼妙計可想？終於他決定了，說不得仍到那所謂至親好友那邊借貸去，雖然明知沒有什麼希望。



他縮瑟地跨出門去，勢利的西風，在他的跟前捲地而起，直鑽入他的破夾袍子的裏面，吹得他一陣寒噤，禁不住兩腿直抖，牙齒兒上下打戰，幾乎氣都喘不過來。他待要縮回裏邊去，但一念及袋裏無錢，眼見得天氣還要冷下去，不得不鼓起勇氣，衝着西風，咬牙兒走了出去。

西風亦緊地跟隨在他的左右，一步都不肯相捨，凍得他肌肉發僵，唇上發白，眼裏不住地淌下眼淚來，結果：走了不少的冷路，訪了許多的至親好友，僅僅地，僅僅地，東湊西集，差不多叫化似的叫化到了幾枚銀元，和幾毛輔幣；但一大半還是一個沒甚交情，只是見過幾面的朋友借給他的。「啊！要銀錢這樣地不容易！銀錢值得這樣地寶貴！」他在路上這樣地想，不由不發一聲微喟。

他覺得肚子裏有些饑餓，纔想到早上出門，還沒有東西下過肚子，抬頭瞧那店家的時鐘，直使他吃了一驚：「怎麼，已兩點多了？」再瞧旁的店鋪裏的時鐘，時光是一點都不欺他的，他纔咬着嘴唇，臉上現出苦笑來！恰好他經過一家館子的門前，烹調的香味，很濃烈地鑽入他的鼻觀中去，他如何敢大踏步闖入，他身邊只有這幾塊多錢，估計只够買一件末等棉袍，雖然喉嚨裏面覺得痒痒地要淌出饑涎來。他在那館子門前，躊躇了一回，終竟捨之而去。窮人祇合在小館子裏充飢，只要肚子

裏有七八分充實，够了，吃的好不好，那可不管，他終於化去了一毛錢不到，吃了一頓。

西風也似乎知道他有了銀錢，比較早上溫和的多，他就振起精神，慢慢地踱到估衣街上，打算去買棉袍。兩旁的衣店，壁上掛滿了粗細皮裘，都很輝煌地好像在向他驕傲，竟使他兩足踏起地不敢上前，他身邊只有幾塊多錢。他只能畏縮地走進一家小衣店去。小衣店中的夥友，一眼瞧見他那副窮酸狀態，估量定是自己店中的主顧，倒也堆笑相迎，忙着招呼：

「先生！要甚麼？」

「唔！我——打算買一件棉袍。」他吞吐地說。

「有有……」那夥友忙着搬出幾件鮮豔的棉袍來，「先生！這是簇嶄新的華絲葛做的，要是在大衣莊上，至少要二十多塊錢；但在小店裏，向來是公平交易，一點不說虛誑，祇買十五塊九毛錢。你瞧，這顏色光彩，多麼美麗合時……」那夥友滔滔地一貫說下。

「不不，我想……」他不由的紅了紅臉，不待那夥友說完，兀自搖頭，爲的他身邊只有幾塊多錢，如何够買這鮮豔合時的衣服？他祇想買一件什麼棉料的袍子，能够過得寒冬，已足夠了，要是還

能減省下幾個錢來，做幾天飯食的代價，那當然是更好的事。但那夥友怎知他的意思，向他望了一眼，只道他不喜歡過於鮮豔的，便忙換過一件來，抖開了說：

「喏喏！這一件文雅的多了！你瞧，的確是細花呢做的，夾裏是充駱駝絨，鈕扣是絲織，像你老穿起來，恰恰地相配。不瞞你老說，這花呢還是先令跌價時買進來的，小店是照本出售，僅僅加一點兒拆息和工錢，所以價錢也不貴。來來，你老試穿一下，不知道尺寸怎樣？」那夥友仍是照着生意口吻，連貫地說。

「但但——多少價錢？」他果然覺得中意；但看來決非幾塊多錢可以買的，因此，他儘站着不動，囁囁嚅嚅地問，雖然那夥友很殷勤地請他試穿一下。

「不貴，不貴，小店是向來講公道的，劃一不二，像這一件袍子……」那夥友略略地似乎想了一想，「不過——十二塊八毛錢，那真便宜極了！在旁的店家，怕不要十五六塊？你老也是識貨朋友呀！你瞧，這的確是純毛細花呢，我是一點不說虛誑的……」那夥友一點不覺得口渴，滿堆了笑臉，說個不休。

「但但……」他覺得有些礙口，臉上越發漲的緋紅，一時說不出來。那夥友即截住了話頭，向他瞧了一眼，似乎已領悟了他的意思，似笑非笑地嘻了嘻嘴唇說：

「唔！這也不合意？」那夥友又換過一件，「喏，這便宜的多了！這面子是廣東線呢，夾裏也是本廠布，完全是我們中國貨，又經穿，又愛國，我看你還是買了這一件罷。很便宜，不過七塊多錢。」那夥友的詞鋒，也隨了價錢的低落，縮短了許多，再也不說去，祇抬起了頭，向他望着。

但他身邊只有幾塊多錢，他自己計算，還够不上。他搔了搔頭，說不出話來，臉上尤其覺得熱辣辣地，雖然勉強地裝作笑容。那夥友不由的皺了一皺眉頭，也搔了搔頭，向他瞅了幾眼，淡淡地問：

「這也不合意？那你究竟要怎樣的貨色，纔合你的心意呢？」

「我，我想——平常穿的，至多四五塊錢。」他仍搔了搔頭說。

「唔——也有，也有。」那夥友略略地點了點頭，迴身取出幾件半舊不新的袍子來，綢的也有，布的也有。「喏，這都是原當貨色，由你挑選去，說不定也有好貨在裏面，那要看你的眼光怎樣？大概不出四五塊錢。」那夥友把那幾件袍子，擺放在櫃台上面，再也不殷勤兜攬，眼望着別處，臉上一點

笑意都沒有。可是他心裏倒覺得安寧的多，忙一件件地翻視下去，忽然他吃驚似的喊出聲來：

「啊呀！這這……！」

那夥友倒給他嚇了一跳，忙轉眼向他瞧時，只見他兩手抖個不住，嘴唇也在微微地顫動，兩眼固定地注視在櫃台上面。那夥友端的吃了一驚，猜不出是怎麼一回事，不住地搔頭向他高聲地問：

「喂！朋友！你是不是來買衣服？」

他纔驚醒過來似的，抖着手兒，指着一件異常污舊的灰色的湖縐袍子，顫聲兒說：

「這這——這是我的袍子！」

那夥友不覺好笑起來，「嘿！這真是笑話！我們的店貨，怎說是你的？瞧不出你會冒撞！」

他纔知自己在驚駭中說錯了話，一陣心酸，幾乎流下淚來，勉強忍住了說：「不，這袍子要賣多少錢？」

那夥友非常地詫異，「四塊五，」僅僅說了這一句，不睜地向他瞧看。

他再不說什麼，索索地抖着手兒，在衣袋中摸出錢來，如數交給了那夥友；也不等那夥友給他

包裹，把那件袍子胡亂地摺攏了，攜着就走。那夥友真是莫名其妙，呆呆地望着他去，卻把收下的銀錢，忘了檢點，等到覺悟過來，見手中的銀錢，不止四塊五毛，忙招呼他回來，他好像沒有聽得似的，頭也不回的去。

的確的，這件袍子，是俞志良幾年前的舊物！他匆匆地回到自己的臥處，急忙把那袍子攤開在臥牀上面，反覆地瞧了幾遍：是灰色的湖縐面子，映白色的素綢裏子，一點都不錯！他不由的呆坐在牀上，仰起了頭，儘望着屋頂上的椽子出神！他腦海中充滿了混亂的意念，迷迷糊糊地忘了自己置身在什麼所在？他腦膜上沒有消磨完滅的已逝的流光，又一閃一閃地慢慢地開展出來，倒回到了他幾年前的歡樂的時期中去，恍恍惚惚地好像夢影一般地重新顯現出來，在他獨自深思的時候。他好像眼見一個綽綽約約地影子，臉上含着笑容，頭上梳着寶髻；髻上簪着茉莉一串，馥馥郁郁地帶着香風，輕盈地走到他的面前。他直從心底裏發出喜悅，張着臂兒起迎，在相對微笑的時候，在她的手中，接過一個衣包來，打開在桌上看時，是一件灰色的湖縐袍子，呵，何等鮮豔的一件棉袍！她說：這是她向綢舖子裏親自挑選來的時色衣料。她說：這是在閩中親手裁剪的合時式樣。

她又說：這是她在更深夜半十指辛勤親手縫就的一件棉袍。她又說：贈給你穿在身上，願你在歲寒時，見這棉袍，像見你心上的人一樣！

他說不出什麼感謝的話來；他只有臉上掛下兩顆淚珠來，算是酬答她的禮物！他就穿了這件袍子，有時候同她踏進戲場，聽一回清歌，談一回衷曲，何等的歡欣！有時候同她走進餐館，喝一杯酒兒，講幾句情話，何等的甜蜜！有時候同她肩並肩地散步長街；有時候同她手挽手地談心密室；有時候……；有時候……；簡直時常在一塊兒的多，何等的逍遙快樂！

誰知道呢？這在寒天日常穿着的愛人惠贈的一件袍子，竟會無端地給偷兒偷去，這是何等不幸的事！他非常地憤怒，幾乎腦血都要噴溢出來！他非常地悲痛，好像挖去了心頭的肉一樣！但終於失去了，再也不能回來；於是他恨那偷兒，如同仇敵一樣！雖然那偷兒所偷去的，不單是這一件袍子，但旁的東西，什麼都不在他心上。

他再也見不到他的愛人，從那偷兒偷去了那一件袍子以後。真料不到啊！偷兒偷去了他愛人惠贈的那件袍子，竟會連帶地把他愛人的一寸芳心，也無端地偷竊了去！這是多麼不幸的事！他一

次二次……十次百次……一次次地去訪候他的愛人，他那愛人再也沒有和他見面的機緣，如同那失去的袍子一樣！他一天二天……十天百天……一天天地在盼望他的愛人，他那愛人再也沒有來臨的時候，如同那失去的袍子一樣！

他長歎了一聲，低下頭去，又斗的驚醒過來！一件異常污舊的灰色的湖縐袍子，攤放在臥牀上面，絲質的餘輝還在表示牠青春時期的光耀；卻又像炯炯地眼神，在冷冷地默認牠的當年舊主，想要訴說牠幾年來流轉風塵的別離苦况似的！他再也忍耐不住，即伏倒在那件歷劫歸來的袍子上面，縱聲大哭！

雖然俞志良身上多了一件灰色的棉袍，但他的肚子裏又挨了幾天的飢餓；他的眼睛裏也灑落了許多的眼淚！他天天迷迷茫茫地像瞧見一個綽綽約約地影子，在他的面前來往；可是已經高聳長裙，不再像以前的樣子了！

小詩四首

(戴光甫)

(一)

春天去了！
牠帶着寶貴的光陰去了！
我們現在舉杯對落花，
想起水般的流年；
使我生出無邊的悵惘了。

(二)

兒時的回憶：
怎能使我忘卻，
青灰色的山，
碧綠的水，
千里遙遠的路；

船兒車兒很平安的送我回家啊！

(三)

朋友們！
你以為前途是光明的麼？
就不努力嗎？
那……
那是沒有的事啊！

(四)

銀白色的天空把地罩，
小鳥在樹枝上叫；
鮮麗的花兒牠在笑。
貓兒，你為什麼猶不跳呢？
別離的情緒，
只能作一些兒悵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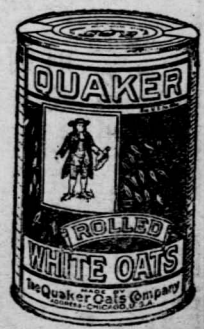
老人牌桂格麥片

為胃弱者之最良食物



Quaker Oats

胃弱則消化不靈
 消化不良則身體
 益弱故胃弱者之
 食物須擇消化容
 易而又滋養豐富
 者蓋消化容易則
 無礙於胃弱而滋
 養豐富則可以轉
 弱為強
 食物之最易消化
 而又滋補者當推
 桂格麥片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郵政信箱第六五〇號
 經理洋行



美製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杜師母

江紅蕉

亞可

「杜十娘。不知有沒有百寶箱。」（註二）這是一位風流自賞的徐志英。聽見了隔壁房間的女客聲音。情緒不能自禁。微笑着低低地對同僚們說的。

「志英。你是有資格的。進行罷。」陳伯衢眯花了眼睛。操着海寧口音。聳恿徐志英去獵豔。

「我這樣的赤鼻子。再也不會受女人歡迎的。我瞧你的一隻妙曼的眼睛。是最容易教女人着了迷了。否則至少也得像汪伯懷這樣小廝臉。纔殼得上啊。」志英嘻皮笑臉的回答伯衢。

「你們只管進行。不要把我牽到漩渦裏去。」年齡最小的汪伯懷。正色着說。

這是四點半鐘的時候了。他們三人剛從公署裏的辦公廳上散值出來。回到慶華堂客店裏。各人把長衣脫了。商量今晚上可到旗下營碧梧軒飲遠年的陳酒。一壁年齡最小的汪伯懷。提了一把鉛壺。自己到廚下井上去提了一壺水到院子裏來。用一只公用的舊磁盆洗襪。徐志英找出一盒早上匆匆用着而未整理的木梳扁篋。細細地剔刷。獨有陳伯衢一個人絲毫不工作。呼盧呼盧地捧着水煙袋子吸煙。

伯懷和志英是都有潔癖。並且是同鄉。性情都很合得來的。伯懷瞧着伯衢吸煙。煙灰吹得滿地。心中很不爽快。不過維持同居的感情。也耐着不說什麼。志英是嘴快的。「伯衢。你天天大模大樣吸煙。紙吹的灰和煙灰吹得滿地。我們常常當清道夫。你也至少要發一些月餉了啊。」志英帶着滑稽的腔調。提出抗議。

「莫鬧。我掃去便了。」伯衢屈服地應着。

這院子只有兩間屋子。院裏本來是很髒。客店裏只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侍應十八間屋子的客官。那裏有功夫來掃除這裏的積穢。伯懷和志英便自己動手。糞除一空。澆了三十多桶水。院子裏居然

可以瞧見地上舖的石版了。垂晚吃晚飯。就可以在院子裏吃了。因此感動了貼鄰那一間裏的女客。——他是一位老太太。除了一個兒子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終年只回來瞧他一次以外。什麼家人都沒有了。是很淒寂的一位老太太。年紀總有六十一二歲了。不過身體還健。一個人以客店爲家。偶而有幾個親戚來探望探望他。真寂寞極了。幸而院外十一號屋子裏。有一個女客。也是感到同樣的寂寞生活。所以常常光降到這老太太屋子裏來。這女客是一位年輕的婦人。不用說。就是上文所敘的杜十娘了。不過這是志英給他題的諱號。他在客店中。大家都稱她爲杜師母。因爲她是有夫之婦。是杜先生的妻子。也住在這慶華堂十一號。——「你們沒有來的時候。住的是兩個軍官。一天到晚打麻雀。這裏髒的路都不能走。臭也臭得燻天。你們三人又勤懇。又乾淨。又是少年老成。連麻雀都不打麼。」老太太濡着嘴常常微笑贊美而獎勵這三位少年。並且常常把這三位少年的好處。告訴杜師母聽。

兩間屋子的中間。是用紗窗隔着的。有好幾處縫。可以彼此透視得很清楚。老太太和杜師母因爲贊美這三人的緣故。所以常常在縫裏察視他們收拾屋子的情形。引動了風流自賞的志英。自然也要

在縫子裏去窺視。有時很巧。兩邊都在窺望。大家在縫裏瞧見一隻烏黑的眼珠。立刻逃也似的避開了。

伯懷未經人事。熱烈的情懷。比較涼一些。志英和伯衢是心情衝動得不能抑制了。他們賞鑒杜師母的評論。結果是如此。

身段很苗條。脚似柳葉般狹狹的。一定從前是纏過的。臉龐雖白。可惜少血色。五官是再端整也沒有了。最撩人情緒而不能釋懷的。是耳後兩鬢間肌膚的白膩。

這一點就是他們惟一的目標。本來已有妻子而離別多時的少年。在路邊上瞧見一朵野菊花。也甘心俯身去採取的。何況這客店裏除了如鳳陽婆一般的老婦人以外。少婦只有杜師母一人。他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他這兩鬢間肌膚的白膩。竟可以傲視全客店裏面客官的目光。更可以邀公署辦公廳上的兩位少年師爺的賞鑒。不但如此。這事傳到了辦公廳上。全辦公廳的師爺。個個都要借着訪問三少年爲由。而賞鑒杜師母。

杭州女人的口音。清脆而又迅速。很似小百靈的鳴聲。這是到過杭州的人都承認的。杜師母說的是

純粹杭州話。他一走到這院子裏，便好似一隻百靈飛到了。隔屋子的少年，便覺得精神興奮了不少。起初是不相招呼的。後來逐漸地點頭了。但是只限於徐志英一人——伯懷是臉嫩，不敢和少婦招呼。伯懷是杜師母不願意招呼——這也許是衣服的關係。平心而論，三個少年，當然要推徐志英的衣服最漂亮。

不知怎麼，被徐志英在老太太那裏，探得了杜師母的履歷了——這或者是一瓶蝦子醬油的交換罷。因為徐志英新近從家裏寄來四瓶蝦子醬油，便送了老太太一瓶——貪小的老太太們，得了一些小惠，往往會傾筐倒篋把那人的歷史搬述給這人聽的。這老太太當然也貪小，所以私下把杜師母的履歷，在一個懷有奇志的少年面前宣布了。

志英既然知道這杜師母是江山船妓出身，嫁杜先生的時候，杜先生還是一個連長。（註二）杜師母有私蓄七千餘元，一併攜去，嫁着杜先生。杜先生不願再當軍官，舒舒服服用完了七千塊錢，帶着杜師母到杭州，改業賭博，靠兩只活手，每天掙幾塊洋錢，維持兩人的客店生活——所以志英敢大膽背後給杜師母題一個諱號，叫做「杜十娘」，表示他是一個有私蓄的妓女，而隱隱的咒詛杜先生

是薄倖郎。

辦公廳上添了一種談話的資料了。大家本來鬧得沒有事可做。便把杜師母作為討論的一個總題目。甲說。徐志英枉算是偷花的能手。連一個江山船妓都不敢下手。徐志英辯道。笑話。我是規規矩矩的。誰造謠言說我是偷花的能手呢。何況他是有夫之婦。誰也不可存歹思想的啊。乙說。算了罷。你從前不是誇說給我們聽的麼。你在海門卡子上當師爺的時候。同居房東的女兒。他不是和你有特別的交情麼。徐志英一聽。那赤鼻子格外紅得金光透亮。臉也漲得紅紅的道。糟糟糟。越說越不對了。在辦公廳上談談是不妨。萬一被局長聽了去。豈不大有關係呢。丙說。閑話少說。究竟杜師母是怎樣一個人。值得你們這樣的注意。可有小照。徐志翁你明天帶來。大家賞鑒賞鑒可好。徐志英道。杜師母是杜師母。他的小照。我怎麼能有呢。丁說。你賭個咒我們聽聽。究竟絕對沒有關係麼。汪伯懷插嘴道。志英。你就賭一個咒罷。志英道。這算什麼。也要賭咒。我的行動。有你們同居的二人可證。還怕誰說歹話。甲說。伯懷小廝臉便靠不住。志英你同一塊兒走。你便要吃他的虧。伯懷道。豈有此理。你們總要把我捲入漩渦裏去。這算什麼呢。伯衝道。誰教你生這麼一個小白臉呢。總之我雖和你們同居。我都不敢具切結擔保的。大家聽聽伯衝的話。都悶然道。完了完了。證人都沒有呢。……這時科長鐵青了臉。好

似纔洵了氣來也似的。慢慢的走上辦公廳。大家立刻寂靜無聲。好似老鼠見了貓一般。

科長走到一個王書記的桌邊。也不作聲。王書記還沒知道。依舊執着一枝筆。對着一張紙在那裏呀唔咕嘩的。如書獃子一般。科長注意紙上。卻見上面寫着似通非通的兩句。

翠袖深深玉指長。風流一代杜十娘。

上面題着「客店」二字。客店二字的下面還有「有序」兩字。另行寫着

旅居蕭寥。忽覩彼美。迴波一笑。深蘊五內。明月在窗。不能夜寐。輒起賦此。卽呈 志翁大吟壇 鄧正。

科長這纔笑出來了。王書記也覺得旁邊站着一位科長。忙把這笑痛人肚子的詩稿。抓在手裏。立刻團到字紙籠裏。僞促得坐也不好。立又不是。笑既不能。哭又不可。正在窘急萬狀的時候。一個當差的跑進來道。李科長。局長請科長到簽押房去談話。這纔解了王書記的圍。

王書記矮矮的身材。著的衣服還是十年前的式樣。元寶領。竹筒袖。臉上好似澆了一二斤油一般。汗毛孔大得如芝麻一般。終天捧着一隻煙袋子吟詩。但是他的詩。既不調平仄。又不協韻。而且喜歡做香豔詩。杭州的小酒店。是都有一個當爐女子的。常常到這種酒店去獨酌。回去便吟詩自賞。每月只有十元的薪俸。也住在慶華堂。房飯都不費。還要渴酒。所以沒一天不鬧饑荒。自見了杜師母。心裏好

似有了小鹿一般。終日終夜的思量。所以在辦公廳。都吟起歪詩來了。偏偏又被科長聽見。大家見科長已去。那一個自命多才多藝的書記長余子平。便奔過來問他道。樹翁可是吟詩罷。請拜讀拜讀。王書記一聽見有人要拜讀他的大作。得意非常。笑得一張嘴。如闊嘴獺蝦蟆一般。格格不吐的說道。豈……豈敢……敢。蕪句還沒成章。少待……待還……還得要……要請指……指……指教咧。這指字足足說了一分鐘。方纔吐出。說着忙從字紙籠裏找了那張底稿。遞給子平。忽又覺得稿上沒寫子平的名字。忙又墊上了「子翁」二字。子平打起了仄仄平平仄仄平的詩調。吟了起來道。起句就香豔絕倫。第二句也挺秀得很。這「一代」二字更好。下面二句有腹稿了麼。王書記笑道。正在這裏推敲呢……於是閩動了全辦公廳的人。都來拜讀。贊頌王書記是王詩翁——這是辦公廳上爲了杜師母而差不多要發狂了。

杜先生也有些覺得了。知道這些詩翁於自己很有不利。便急急忙忙把杜師母遷到別家客店裏去了。從此這客店裏。好似失了一盞明燈一般。幽黯寂寥。沈悶索然無生氣。辦公廳上。還是談論這一件事。永遠不已。

(註一)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故事。見今古奇觀。

(註二) 師母是杭州人對於婦人的通稱。

(完)



母性

(日本加藤武雄著)

唐小圃譯

我在初等小學當教員的時候，有一天，在三年級的講堂，講修身的功課，我忘了是由於什麼動機，曾向諸生發問道：「諸君！你們肚子裏有什麼知道麼？」

兒童們見問，便都舉起手來，異口同聲的答道：「知道！知道！」

一個說：「肚子裏有飯。」

一個說：「肚子裏有胃。」

一個說：「肚子裏有腸子。」

全講堂的兒童，都是這一類的答語；大約他們的知識，也就盡於此了。

我於是又問道：「除你們所答的以外，肚子裏還有什麼？有知道的人沒有？」

兒童們對於我這一問，連一個舉手的都沒有了。此刻女生席中，有一個頭繫紅絲帶名字叫A子的女學生，面上現出得意之色；彷彿說這一問，誰也不能知道，惟有她一個人能知道似的。

我見她這種神色，便向她說道：「A子！你若是知道，就說一說！」

A子立起身來，略微的傾着頭，向我這邊望着。祇見她兩頰微動，像是說什麼似的，可是她的臉，羞得緋紅了。她究竟說的是什麼，我的耳朵，一點也沒聽見，因此向她說道：「我沒聽見，請你再說一遍！」

A子的兩頰，又略微的動了一動，這一次她的臉色，羞得更紅了；可是她說話的聲音，我還是沒聽見；於是又向她說道：「請大聲說！」

A子像是振起最後的勇氣來了，喃喃說道：「這個……：……肚子裏，有小孩兒啊！」
我聽了她的話，不由得說道：「肚子裏有小孩兒？」

我說罷，便微微的一笑。因為我這一笑，A子的臉，羞得更紅了，並且連她的耳朵，都紅得像火燒着了一般。她立時陷於衆兒童的笑聲之內，且爲衆兒童目光集視之點。我見此刻A子的神色，纔瞭然女性的嬌羞；同時不見其女之爲女，惟見其清潔而已；不直可謂之嚴肅！她所答的話，雖然新奇，然正可於此處見其嚴肅的嬌羞。

今天在電車上，偶然看見一個懷抱小孩兒的少婦；因爲這個少婦，使我想起十幾年前的這小故事。我想A子到了現在，必也有一兩個小孩兒了罷？當年她所答的言語，今將以身證明其真實了罷？我這麼一想，我的胸中，不覺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

(完)

小詩

(湯增敏)

我好比鮮豔的玫瑰——

不自由的玫瑰！

任人們採擷，

任蟲兒蹂躪！

我，不是惡劣的荆棘——

很威嚴的荆棘！

使人們恐怖，

使蟲兒畏懼！

小詩二首

(莫餐英)

波呀

波呀，靜靜罷！

莫將月姑娘飄去了！

思弟

是游子的歸魂嗎？

窗際閃爍着的螢火。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為(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為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為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三三五號

中西文具

本館自製及經售各種文具種類繁備品質俱係上選定價亦極低廉久為各界人士所樂用

商務印書館發售

本國筆墨
墨水墨汁
挾子書包
鉛筆橡皮
活動鉛筆
自來水鋼筆
自來水毛筆

墨盒硯池
信封信箋
繪畫器具
各式紙簿
算尺規尺
華文打字機
西文打字機

另印中西文具目錄贈閱

小421

唐五代詞選

全一册 連史紙定價四角
毛邊紙定價三角

是選為光緒中葉成漱泉所編
馮蒿叟序而刻之膾炙已久傳
本頗稀本館覓得原刻適最近
創製之仿古活字 字模
告成用以植印字體妍妙恰與
書情相稱海內倚聲家誠宜各
手一編以資諷玩

商務印書館出版

請看 梅蘭芳 出世



梅蘭芳是位中外咸知
 的伶人他在二十年前已經
 出了世怎樣現在又有出世
 的話呢要曉得二十年前出
 世的乃是舞台上的梅蘭芳
 現在出世的却是香烟裏的
 梅蘭芳不信請看左面的圖
 樣不是至高無
 上的梅蘭芳牌
 香烟麼哈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失去的黃昏

(楊小仲)

三三六

這天是個星期日，我爲着要解脫無聊煩悶的逼迫，於是獨自一人，徒步走向郊外去。

出了繁盛騷擾的街市，向着大場走來。偶而回頭一看，伸了長手臂向天空想攫取什麼似的林立的煙囪管，噴出迷漫的黑煙，把青天都攪混了，這裏面籠罩了幾千萬人在這煤氣嘆息聲中掙扎着求生活，黑暗可憐迷亂的生存着；這時立在局外的我，不禁湧出驕傲的心來。

太陽已經歪斜，衰弱無力了；在陣陣秋風當中，覺得夾衣的單薄，樹葉盡都凋落，一片枯黃的衰草，依隨在風中，發出悲哀的吟聲；閒暇的浮雲，在天空悠悠的逝去，村家的農場上，都堆着草團，狗亦

懶惰地臥着，偷眼監視行人；久不到鄉間，鄉間卻是這般的淒涼慘淡，我徘徊憑弔，緩緩的行着。

經過一個小小的河流，岸的兩旁，鋪着白石的小橋，在橋旁的泥土中，排列許多被螞蟻鑽成的孔穴，河水將於枯涸了，淺狹淤積泥土的河底，蔓生着將近枯槁的蘆草。我無心不在意的看見一只小棺材，孤零零的放在岸旁，蓋已經掀開；我向裏看了一眼，棺材裏的小兒屍身，已經腐爛了，肢體都看不清楚，還有一身潮濕碎爛的衣服，頭顱亦失去了，祇剩下幾塊碎裂的頭蓋骨。這絲毫不算稀奇，漫漫空野，荒塚纍纍，這不過是大多數中一個最小的呵！

我不經意的向前走了過去，路上行人很少，偶而看見幾個農人，在田裏工作，亦是在收拾農具預備回去了。我亦感到寂寞，興致消散了；太陽亦漸漸的昏暗，晚來秋風，比前加了勁，我祇得歸去，回到那烏煙籠罩的世界裏！

我將近回到剛纔經過的小石橋，從風中傳來一陣哽咽的哭聲，鼓動我的好奇心，趕速走到橋上。看見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偻身在那小棺材旁邊哭泣，一面整理那棺內的殘骸和衣裳；伊一點不覺得這是污穢醜陋，很親熱的有條理的整理着，伊的哭聲很哀，在這淒慘的秋風裏，更是一聲聲

傳入我耳裏，使我的心紋顫抖，不禁立定了腳，遠遠地靜靜地看着伊；在伊遲緩的舉動中，看出伊是很衰老了，伊很費力的把棺蓋蓋上，用拳頭把棺蓋拍緊。末後想要把棺材抬起，伊試了幾次，自知沒有力量，依舊很哀的哭着。

「老太太，你哭什麼，這是你的孩子呀？」這時走過伊身旁的一個農人，立住了腳問伊；伊略略抬一抬頭，看看這農人，搖着頭說：「不是我的孩子。」

「那末他家的人不來哭，要你哭什麼？」

伊似乎被他提醒，但又像着惱的樣子，嘆了口氣，回答他說：「唉！我想起我的孩子呵！」那農人接着說：「這倒有點奇怪，和你的兒子什麼相干呢？」

伊一面拭眼，咽着聲音說：「我年輕時候，生育了多少胎小孩，等到將近長大就死了，到現在祇賸了孤老的我，我的心，被這多次的摧殘，現在看見這種東西，不禁觸動了我的心，叫我怎能不悲傷呢！」

那農人聽了，點點頭似乎憐憫的神氣說：「可憐可憐……」

伊已將止住的眼淚，忽又湧了出來，口裏連連不斷的說：「不知道我幾個小孩的屍棺，現在落在什麼地方，想來這個就是榜樣罷！」伊又抬頭懇求這農人說：「我不忍心他在這露天裏風吹雨打，請你幫我把他移到前面樹林裏去。」

這農人顯然是很不願意，而又不忍拒絕，勉強的答應伊；幫同把那口小棺材，搬到前面樹林內。這農人似乎訕笑的離開了伊，走過我的身旁，看見我呆立在橋上遙遙的望着，向我笑了一笑，表示他遇見這事體的奇怪。老嫗又在近旁地下，拾取許多石塊，堆壓在小棺蓋上，伊以為安妥了，方纔拭着眼淚，很難捨的走去。

這小棺依然孤零零的擱在這荒林內。

我忽然如同受了催眠術，通體失了知覺；又如觸了電，使我週身麻木；我不相信我還是一個人，我至少是一塊頑石，或者是毫無情感的野人，或者是野獸，人類的同情心，在我胸腔中，完全消失了。爲什麼當我經過這小棺，看見內裏的殘骸，彷彿看見一根枯枝，一塊泥土，一堆灰似的絲毫無動於心走了過去，忘了他亦是人——和我同是一般的人——我全然不明白我的情感靈覺是什麼時

候失去的。——可憐淪落在嗜慾爭奪人海泛濫中的我呵！

一在這一剎那間，被這種淒楚的哭聲，悲慘的苦語，傳進我的耳裏；如同永遠蓋禁的凶囚，在黑暗的獄室中，狹小的窗口裏，微微的涼風，傳進遙遠的禮拜堂的溫和莊嚴的鐘聲；又如航行在黑夜的海裏，狂風大浪，迷失路徑，而在遠遠地看見一路由燈塔上放出的光來；這時我頓然覺得認識自己，認識一切的人，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認識這口小棺中一堆殘骸，我認識他，我久已認識他。

他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小孩；雪白紅潤吹彈得破的皮膚，清朗活潑的眉眼，伶俐的口鼻，疎秀的頭髮，天真可愛的笑聲，語意不完全的稚氣的說話，充滿了春氣無牽礙的神情；我們無論在自己家裏，在別人家裏，在全世界，都遇見他們，和他們交接，他們調和我們枯槁的生活，減少我們的痛苦，消滅我們的罪過；世界爲了他們而生存，一切建設事業都爲了他們而努力；他們真是天地間的靈秀精華，世界上的寶物，無上榮耀的寶物。

一重重的幻景，充塞了我的腦裏，障蔽在我的眼前；看見千萬的嬰兒小孩，圍繞在我的身旁；有的含着甜蜜的笑容，有的爛漫的叫着；有的睡在母親的懷抱裏，聽着慈愛的催眠歌，沉沉睡去；有的躺在舒適的搖籃裏，父母般般地照顧着；有的幾個小伴，爲了爭奪什麼，各個使出小氣力互相爭鬪起來，忽而又和好了，快樂的連着手，在草地上跳着唱着遊戲着；有的在明朗的清晨，跟隨了兄妹，夾了書包，活潑的走向學堂去；有的和着琴聲，唱出清微悠揚悅耳的歌聲；有的抱着他心愛的玩物，嬉笑的玩耍着。

思想回復了，影象消散了。這口小棺依然孤零零的擱在這荒林內，映在我的眼前。

暮色更加蒼涼，淒人心骨的秋風，依然的吹着。我緩步走向樹林裏，立在小棺邊，靜靜的看着。

這般悲慘的黃昏，淒涼的曠野，可怖的寂寞，我怎忍心使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這裏。可憐他失了和悅的家庭，離了慈母的懷抱，別了親善的同伴。向誰要索他所需求的，向誰訴說他所遭受的，我怎能忍心離開他呢？「可憐的孩子，不要怕，我在陪伴你，安安靜靜的睡罷。」

我坐下來，沉沉的思索，淚珠開始遮蔽了眼珠。工廠的汽笛聲和不知從何處傳來的一聲兩聲禮拜堂的鐘聲，在我耳邊激蕩着。我覺得一切空虛，一切無有，我亦不知此時坐在何處。


歸林的小鳥，滿樹林喧吵，驚醒了我的迷思。我怎能不離開他呢？是的，我亦祇能忍心離去此地了！

「可憐的小孩，請你原諒我，不能陪伴你，你放大了膽，安靜的睡罷。此地並不寂寞呵！團圓明朗的月亮，抵得過你母親慈愛的面容罷！夜鶯曼妙的歌唱，抵得過那安慰的催眠歌了！草木樹林，亦可算是你的好伴罷！」

「可憐的小孩，安寧的睡罷。一切都來保護你，一切都來安慰你。」

「唉！我去了，離開你了，請你恕我，忍心的我呵！」

我離開了棺邊，緩緩地向路上走去，路旁的短樹枝葉，攀住我的衣襟，像是阻止我行，但是陣陣秋風，把我吹離此地了。



勝利

原名 Success.

美國名小說家 Owen Oliver 著

胡嫣紅譯

打八下鐘的時候。柏斯帖剛和他夫人潤莉把孩子們放睡好。從樓上走下來。這些孩子總要他們倆假拍着。始肯安安靜靜的睡。

柏斯帖走到火爐邊。用背靠着火爐架子。吸好香煙。很沉寂的立着。潤莉很忙忙着將孩子們日裏所玩的東西。一一放清楚了後。便又把文房用具及吸墨紙取出。在抬上擺好。於是一面用筆蘸着墨水。一面回頭對柏斯帖笑道。「親愛的。現在你總可以寫你的信了。」柏斯帖點了點頭道。「是的。我曉得。」但他說完。仍立好不動。繼續吸他的紙煙。潤莉這時已在椅子上坐好。旁邊放着活計籃子。和一些小孩子的破衣裳。她看柏斯帖尚不會動手。便又道。「明天正是郵船出口的日期。你快寫好。還來得及發。」柏斯帖笑道。「是的。我立刻就寫。但是我總有些爲難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潤莉搖搖頭向柏斯帖微笑着。似乎安慰他。柏斯帖也報以微笑。似乎感激她。瞧二人的

光景都相愛不過呢。

潤莉柔聲道：「叫你寫信，倒好像叫狄克讀書一般的難。」

柏斯帖抱歉似的說道：「不是的。試問那一個肯向人說自己是失敗者呢？」

潤莉停了手工問道：「那個人說你是失敗者。我不曾想到你是失敗。你的小孩們也不會說你是失敗。不過你所得的和你朋友們所得的不同罷了。」

柏斯帖道：「不過我們所賭的東道。我總輸了。不然那筆款和十幾年的利息。積算起來。大約已有一千多鎊了。呵。若是有了這些錢。你也不必爲孩子補這些破衣。孩子們也不再穿這些……」

潤莉搖着頭接着道：「我不喜歡我孩子的衣裳。要別人來補。孩子們穿這破衣服。也不會怨恨。只是我不懂。你們爲什麼要賭下這一個奇怪的東道。你真愚笨。你爲什麼也去加入。」

柏斯帖道：「我不是早已告訴過你了嗎。我想你也不要再聽了罷。」

潤莉微笑道：「你再告訴我一遍罷。」

柏斯帖點首道：「很好。只要你喜歡聽。我就告訴你。這件事是這樣的。在十五年前。我的同學卡兒底

兒和美生與我一起四人都在極不拿而達游玩。那時我們正從劍橋大學畢業出來。要想到社會上服務。美生比我們先畢業一年。恰巧也在那裏碰見。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吸煙室裏談天。大家都志高氣揚。述說各人將來自己要做的的大事業。你想都是廿三四歲的人。那種自得自滿的神氣。真是不能形容。後來我們便將自己的前途計劃。毫無遮飾宣佈出來。卡兒是預備將來做工程師。並且要得到 Sir Alfred Carr, K. C. B. (按此爲一種爵位。係英國皇家親授者。) 底兒希望做一個大富商。美生是去開礦。現在他們都勝利了。各如所願。底兒並且已做了國家的財政顧問。美生也已成了大富豪。總之他們都富了我呢。那時我打主意要做一個著作家。想從書堆中得着幸運。不過我卻失敗了。直到現在。不過做着一個小書店裏的書記。」

柏斯帖說到這裏。不禁歎了一口氣。又重新換了一枝雪茄煙。繼續說道。「不過做着一個小書店裏的書記。」

潤莉道。「還有呢。」

柏斯帖道。「一個可愛的妻子。」

潤莉又道。「再有呢。」

柏斯帖道。「再有四個可愛的小孩子。親愛的。你很好。孩子們也很好。我對你們很滿意知足。不過我不能充分的供給你們。這是我所抱歉的。」說着走到潤莉面前。拉着伊的手道。「我把這故事講完罷。後來我們便發起賭一個東道。看誰是能夠勝利。我們每人都拿出一點錢來。差不多每人一百兩銀子。卡兒的叔父便替我們存放在一家銀行裏。十五年後。仍是那一天。我們再聚會在極不拿而達那一家旅館裏。」

潤莉道。「爲什麼不十年或二十年。卻單要十五年呢。」

柏斯帖道。「本來他們一個要十年。一個又要二十年。後來折衷辦法。就用十五年。我們議定。在我們四人當中。任何人經我們衆人承認是最勝利的一個。那麼這東道就作爲他得了。其餘的三人。也必定要報告他自己的狀況。即使本人不到。也得寫一封詳細的信去報告。不然。衆人便承認他是無用的懦夫。但是我總是失敗了。」

潤莉道。「你並沒有失敗。不過你所勝利的。與他們不同罷了。你寫信的時候。儘可將你妻子和孩子

寫上。這也是你的勝利啊。呀。親愛的。你看這件衣服上濺了一點綠梅漬點。映着這粉紅衫子。倒很好看。小蘭是很愛紅衫兒的。」

柏斯帖一面坐下。一面說道。「若要我供給他們好衣飾。那我便是一個失敗者。這正是我所慚愧的。」
潤莉安慰他道。「親愛的。我和他們都不怪你的。這正是一個好訓練給他們。這個比衣飾好得多了。親愛的。你可寫你的信了。」

柏斯帖從椅中立起。走過去吻着他妻子。又緊握潤莉的手。很甜密的熱烈吻着。好久纔說道。「潤莉。你就是我的勝利品。我定告他們。我失敗的是銀錢。我的人生幸福卻並沒有失敗。我立刻便將這信稿給你看。」

三個很神氣臉上很得意的人。圍坐在一張小圓桌四面。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裏。窗子都開着。他們正靠近窗下坐好。這時他們望着窗外的月景。

底兒說道。「我想我們不過來玩玩罷了。難道我們竟真的爲了這一個小東道來的麼。」
卡兒笑道。「這可叫做特別的遊戲。這東道。我們儘可把他拿來做一件慈善事業。」

美生接着道。「可以把這錢送給柏斯帖。算做勉勵他的獎金。不過這樣。與我們初旨。大相背謬了。我們不是說過。誰是衆人承認爲勝利的。纔有這資格去用這些錢。等到誰有資格享受這些錢。那時隨他做慈善事業也好。我不知道。我老遠從奧大利亞跑來。卻是爲玩玩的。我很希望曉得這十五年當中。我們做的什麼事。因爲我們闊別這麼久。應當要知道大家的詳細狀況。」

卡兒道。「那麼。我們就應當正式開一個小會議。底兒。你就做主席罷。」

美生舉手贊同。於是底兒立起說道。「開會的宗旨。是要定當我們三人——啊。也可說是四人。因爲柏斯帖曾經送他報告來的。定當我們四人當中。誰是最勝利的。我們只看他的經濟狀況如何。最富的便是最勝利的。」

卡兒道。「美生當然勝利了。恭喜你。老友。」

美生道。「我卻有些疑惑。我們賭東道的時候。並不會指定以經濟狀況爲定例。那麼我們不當單拿錢的多寡。來定勝利的優劣。卽如卡兒的名譽。不算很大麼。他是一個大發明家兼工程師。又曾得着 K. C. B. 的級位。又如底兒現在已是國家的財政顧問。他差不多已是不戴冠冕的皇帝。我不過

只有幾個錢罷。再沒別的。連一個好友都沒有。除掉你們三人以外。這正是我巴巴從老遠跑來會你們的緣故。因為你們還能合我說得來。是的。我現在有了五十餘萬家產。我自然可說是贏了這東道。我並沒說我不應當贏。我很可以自傲。但我總疑惑。只要錢多。便算是勝利嗎。主席。你以為如何。」

底兒點首道。「我也以美生的提議是對的。卡兒。你有什麼意見發表沒有。」

卡兒道。「照我個人所得的。可就作為公衆所得的。比如修一條鐵路。架一座橋。造一所房子。都是為公衆的。我可說一無所得。所以我的意思。頂好仍照經濟狀況為定。名譽有什麼。主席。對嗎。」

底兒道。「那麼我們且把各人的報告鈔錄一下。再來定奪。」

美生道。「好。我有五十萬家產。其他毫無。並且我是一個冷靜的人。」

卡兒的家產大約有十五萬。其他還有 K. C. B. 的級位。底兒笑道。「依我想。再可加上快樂。是嗎。卡兒。」

「哦。沒有。我有時想我可算世界上頂悲苦的人了。無論如何。我要永遠紀念着。我定不忘記。我曾經娶過一個妻子。伊是年紀青。又是很美麗。伊是很喜歡尋樂的人。我敢於說。倘若我能在那時真愛伊。」

只有幾個錢罷。再沒別的。連一個好友都沒有。除掉你們三人以外。這正是我巴巴從老遠跑來會你們的緣故。因為你們還能合我說得來。是的。我現在有了五十餘萬家產。我自然可說是贏了這東道。我並沒說我不應當贏。我很可以自傲。但我總疑惑。只要錢多。便算是勝利嗎。主席。你以為如何。」

底兒點首道。「我也以美生的提議是對的。卡兒。你有什麼意見發表沒有。」

卡兒道。「照我個人所得的。可就作為公衆所得的。比如修一條鐵路。架一座橋。造一所房子。都是為公衆的。我可說一無所得。所以我的意思。頂好仍照經濟狀況為定。名譽有什麼。主席。對嗎。」

底兒道。「那麼我們且把各人的報告鈔錄一下。再來定奪。」

美生道。「好。我有五十萬家產。其他毫無。並且我是一個冷靜的人。」

卡兒的家產大約有十五萬。其他還有 K. C. B. 的級位。底兒笑道。「依我想。再可加上快樂。是嗎。卡兒。」

「哦。沒有。我有時想我可算世界上頂悲苦的人了。無論如何。我要永遠紀念着。我定不忘記。我曾經娶過一個妻子。伊是年紀青。又是很美麗。伊是很喜歡尋樂的人。我敢於說。倘若我能在那時真愛伊。」

伊定可做我的好妻子。但是我不會。我爲了事業忙的緣故。我冷清清的丟了伊。疎遠了伊。因此伊竟恨我。終於離了我。跟別人走了。不過我心裏是愛伊的。但是我總不能饒恕我自己。唉。這是勝利嗎。」卡兒說完。很悵悵的立起身來。立在窗前向外望着。美生同底兒吸着煙。也靜靜無語。過了好一會。底兒纔開口道。「我只有三十萬家產的光景。我曾愛過一個可憐的女兒。不過伊後來嫁給別人了。我現在已娶了一個。但是是一個買賣式的婚姻。大家彼此利用罷了。所以直到現在。我沒有一個孩子。不過我卻很喜歡小孩子。至於柏斯帖。我曉得他是完全失敗了。但是他送來的報告。我們總應當宣讀給大家知道。」

卡兒道。「自然。只是我很可憐柏斯帖。他那報告不銷說是失敗了。他這人也很奇怪。除了能够讀書以外。別的事也不會做。」

底兒道。「論理他應當比我們好。你總知道。每回考試。他總是在我們前。他很可做一個著作家。不過這是一個叫化式的職業。並無大益處的。幾曾見精於文學的人。得賺多錢的呢。」

美生道。「我不大清楚他的狀況。若他真窮無所歸。我很可幫他的忙。叫他跟我走好了。他肯嗎。」

卡兒搖搖頭道。「他已娶親。並且有四個孩子了。底兒。你把他報告讀出來罷。」
底兒讀道。

我親愛的朋友們。

我是完全失敗了。我只恭賀你們三人。隨便怎樣。你們都是勝利者。尤其是在錢財上。

我不要擾你們太多。總之一句話。我做一個著作家是失敗了。我此時在一個小書店裏做書記。每年薪金五百鎊。我想你們一禮拜中的進款。也要比我多些。在經濟狀況上。我是完全失敗。不過在人生幸福的道上。我可不會失敗。這樣一個妻子。最親愛和最可愛的妻子。這樣四個孩子。最活潑和最可愛的孩子。

一個快樂的家庭。我想可算最甜蜜的家。

錢財狀況。正足夠開支一切。

簡括說。你們都比我富。但你們若有我一半的快樂。那你們更幸運了。所以我在人生幸福的道上。可不會失敗。（這是我親愛的妻子勉勵我的。）

請你們相信我。我仍是同你們鬧着玩的。我並未會嫉妬你們一些兒。

我很記罣你們。希望你們快樂。

你們的老友柏斯帖（勝利的失敗者）

信讀完後。室中沉靜了好一會。大家都望着窗外不語。

卡兒忽說道。「這真是一個愚笨的東道。不再多說了。我們開始選舉罷。底兒。你先來。」

底兒道。「我們不如用票選好些。每人隨意寫他自己認為勝利的。然後收集攏來。看誰的票最多。便算他贏了。」

大家都點頭表示贊成。底兒拿出三張紙來。分給三人。幾秒鐘大家都已寫好。底兒便收了攏來。看過不由欣然笑起來。對美生同卡兒道。「我們都選了柏斯帖。我想我們都是對的。」

柏斯帖伏在地板上。裝做一匹疲乏了的老馬。幾個小孩子都圍繞着他。小狄克便扒在他父親背上騎着。小阿斯丁用一竹鞭子。在他父親屁股上輕輕斥着。柏斯帖忙爬着走。孩子們不由都笑了起來。這時忽聽得洞莉叫道。「爸爸。你的信來了。從極不拿而達來的。」伊急急的拿了進來。遞給柏斯帖。

柏斯帖四隻手脚尙伏在板上。便笑道。「不過是來慰問我失敗的信。放在那裏。等到晚上再看罷。」
澗莉微噴道。「你真冷血。現在讀罷。我已等了好幾天了。孩子們。清靜些。讓爸爸讀他的信。」

小阿斯丁叫道。「爸爸。不要起去。因為我正騎着馬兒玩呢。」

於是柏斯帖便在地板上拆開信來。他背上仍騎着小孩子。澗莉跪在柏斯帖身邊。用手環着他的頸項。也低下頭來看信。

信拆開後。一張一千零二十九鎊五先零四辨士的支票。已落出來了。信上說。他們三人都同意的承認柏斯帖是人生幸福道上的勝利者。並望柏斯帖努力上進。

澗莉叫道。「哦。親愛的。孩子們起來。讓爸爸坐好。你爸爸已勝利了。哦。親愛的。你勝利了。」
(完)

油煎蚱蜢

(螺屋筆記)

粵人食蛇。在江浙人聞之。則以爲奇談。實則食蛇與食鱗食魚何異。習慣則不覺其可異耳。數年前。余旅居天津。旅舍中僱用之童子。以食物一把。與余子。時余子纔五歲。不辨爲何物。方欲食。適余至。就而視之。則油煎蚱蜢也。告以不可食。還諸童子。童子自食之。若甚有味。然吾人見之欲嘔矣。實則油煎蚱蜢與油煎蝦相去又幾何。油煎蝦爲南人常食之品。不以爲異。何獨見油煎蚱蜢而欲嘔也。

木魚書

(螺屋筆記)

北京流行之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以當年八旗子弟多喜此。因而得名也。粵東俗歌有所謂「木魚書」者。其命名甚奇。未知何所取義。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現在之各種永備電筒其末端筒帽上均附有銅質之懸環以使用時或不用時均可懸掛此惟永備電筒有此便利之裝置速即購用



美國紐約
美國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EVEREADY

741

東方又 (1911)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棗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二册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册 一元

小說考拾遺 二册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一元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少奶奶的死

(吳克勤女士)

「今晚的蓮子，不知够爛嗎？太爛了也不對阿！糖不知是否放得正好？」張媽自言自語地輕輕咕嚕着，放下了扇風爐的芭蕉扇，在放着許多瓶罐的板桌上，取了一塊半濕半燥的揩桌布，裹着手，很敏捷地揭開蓮子罐的蓋，放在板桌上。她又走向廚邊，取了飯碗和調匙，從冒着白騰騰的熱氣的瓦罐中，掏起了幾粒嫩爛的蓮子，嘗了一粒，又喝了些湯，細細地辨了一回味，再用揩布裹了手，取下瓦罐，輕輕地放在地上，隨手拿了一把水壺，擱在風爐上。她紊亂的思潮，又滔滔地湧了上來：

「少奶奶燒的點心，老爺尙要嫌憎，我們粗人燒的，更加不合他的心了；唉，少不得又要受他一頓臭罵……要是少奶奶不

病倒，今晚也不會叫我來燒這頓點心……想不到做了大戶人家的少奶奶，比我當老媽子的還吃苦；人們說，一個女人，祇要能插金戴銀，穿綢着緞，便是最幸福的女人了；可是，我們的少奶奶，不但金銀綢緞都齊，還有更值錢的，黃豆大的珠子，小電燈般亮晶晶的鑽石，碧綠的翡翠，各色的寶石，真是不計其數；還有皮貨呢，大毛二毛的，說也說不明白……可是，她每晚要侍候老爺，不到三點鐘，不能去睡，早上六點鐘，便要起來，打發李貴去買菜，侍候得不合老爺的心意，或者點心和飯菜不合老爺的胃口，又要受他敲桌打撲地一頓臭罵，唉，可憐富貴人家的少奶奶，還不及我穿破布衫的老媽子……」

張媽盛好了蓮子，抖抖地捧着，送到老爺房中。這時，老爺正橫躺在床上，聚精會神地對着一張小小的煙燈，沙沙地抽着鴉片。張媽根據着一向的經驗，知道老爺還沒過足煙癮，萬不可和他講話的；她祇得捧着碗，默默地站着等候。

「少奶奶呢？」老爺抽足了煙，向張媽問。

「少奶奶的吐血病愈利害了，碗大的血塊，今天已經吐了好多次；此刻實在掙扎不起來，侍候老爺……」張媽回答着，趁勢送上蓮子碗。

「媽的，這個敗家精……」老爺氣憤憤地接了碗，打斷了張媽的話。張媽也不敢說下去了。

張媽侍候老爺吃完了蓮子，剛走出房門，瞥見蘭兒湊着壁縫，蹑手蹑腳地張望着；她忙向蘭兒搖着手，輕輕地攙着她，走到廚房裏。

「蘭小姐，你不要再到老爺房門口去張望，他正在動氣呢！」張媽一手扇着風爐，一手攙住蘭兒說。

「不，不，我在等你；媽在哭，叫你去講話。」——媽說，不要給祖

父和姨娘知道。」蘭兒顫聲地說着，眼圈兒有些潮潤了。

「乖的，寶貝，快去陪着你媽；我給老爺送過臉水，便來了。」張媽雖然拍着蘭兒的背，極力地安慰着她小小的靈魂，可是她自己的心中，不覺也有些淒涼了。

張媽是一個忠誠的，五十多歲的老媽子，在周家差不多二十年了，她還是周太太在世的時候進周家的，那時，周少爺還沒娶親呢。他雖然是周太太時代僱用進去的人，却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她是一個不平家，她雖然不能多講甚麼，但是她的老眼，常常要為少奶奶流不平的眼淚。

周少奶奶進周家的門，已經十三年了，天天在眼淚中生活着，現在她的蘭兒雖然已有十二歲了，究竟還是孩子，懂得甚麼；她唯一的同情者，唯一的安慰者，祇有這良善的張媽。

少奶奶自從做新媳婦時，公婆給她的許多貴重的衣飾，被少爺拿去化完在簪子裏後，她便將娘家帶來的一些值錢的皮貨，都搬到張媽的箱中放着；一隻妝奩中的黑漆首飾盒，也交給張媽，藏在她房中的地板下。這些事，是在一個破曉，趁着大家熟

睡的時候，偷偷地幹妥的；少奶奶和張媽之外，是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的，便是閨兒，也沒聽見一些兒風聲。

周少爺雖然知道少奶奶還有許多妝奩中的衣飾，但是，常常到少奶奶房中翻箱倒篋地找尋，終於找不到一些；結果，總是將少奶奶毒罵一頓，毒打一場，打得房中落花流水，出了氣，也就無可如何地作罷了。

四天前，少爺又到少奶奶房中搜尋衣飾，搜了半天，和平常一樣，得不到一件珍貴的東西，照例打罵了一會，賭着氣走出去了。

同時老爺房中，失去了一個三萬五千元的活期存摺，和鑄着老爺的名字的，一方小圖章；雖然經老爺親自坐着大轎，到存款的銀行中去掛失，可是，所有的存款，已給少爺完全支取了。李貴奉着老爺的命令，跑遍了闔，終於找不到少爺的影蹤。現在，已是第四天了，還不見少爺回來，這是使老爺多們惱怒的一回事啊！

這事發生以後，周家的空氣，更加惶淡而緊張了，當然的，這

位可憐的少奶奶，便做了素矢之的。

「要是妻子能媚悅丈夫，繫住了丈夫的心，那末，丈夫決不會在外面胡調；要不然，那女人必是生就的八敗命……」這是老爺根據他六十多歲的經驗的結論。

「我是管不着少爺的，能管束他的人，反逼走他，將來有甚麼事，說不得，祇有和她拚命……」這是姨奶奶帶哭帶諷地，反咬少奶奶的話。

實在的，我們這位溫爾靜默的少奶奶，不但不知道狐媚丈夫的方法，沒有管束丈夫的膽量，她簡直連對付公公和姨媽該罵的勇氣也沒有。她以為公公的話，無論怎樣無理，不能冒着大不韙，和他抗辯的，姨媽無論如何潑辣，也祇得聽她，和她鬪嘴，是最可羞恥的事，丈夫的不良，那是祇得委諸天命，是無可如何的事；雖然她不是十二分迷信命運的婦人，但是，不這樣譬解，又怎能自慰呢？至多，至多不過背着人，偷偷地淌一回淚，舒舒胸中的鬱結罷了。

少奶奶的吐血病，已經發了三年了，誰都不曾注意她過；

是她自己，也不會去請同過醫生，吃一些藥，——這是因為她沒有現錢，又不願變賣她僅有的一些衣飾的緣故。——她仍是支持着，管理一切家務，侍奉她的公公。像今天這樣接連地吐多量的血塊，身體一些動彈不得，還是第一次，這雖是任生命和環境決鬥的少奶奶，也大大地驚惶了；尤其是老誠而多閱歷的張媽，更不知激出了多少同情和不平的眼淚。

張媽時候老羞洗過了臉，急急地，輕輕地，跑到少奶奶的房中，瞥見了破碎的陳設，歪斜的桌椅，已隔起了四天，少爺在此打罵少奶奶的印象，又瞥見了少奶奶躺在床，上，深陷而無神的樣子，直瞪着伏在床沿上，嗚咽着的蘭兒，枯黃而瘦削的臉龐上，籠罩了一層淚光，一陣心靜，不覺呆呆地站住了，說不出話來。

「張媽，我自己知道，我的病……我的病已經纏了三年了，這次怕不會好了……這樣活着，實在還是死，死了好些，祇是蘭兒還小……唉，那個首飾盒，你給我去拿來，我，我要……」少奶奶雖然極力鎮定着，可是，終於給悲哀咽住了，說不下去了。

張媽聽了少奶奶斷斷續續的一番話，已會了意，便到自己

的房裏，偷偷地揭起了地板，撥開了泥沙，挖起首飾盒，藏在她寬大的破棉襖裏，帶進少奶奶的房中。

「何苦來呢，少奶奶，養養罷！」張媽取出了藏在身上的首飾盒，很想找些話來，打破這慘淡的空氣，可是，再也想不出更適當的話了。她默默地站在房門口，深怕有人來偷看房中的秘密。

「這是一隻鑽戒，值三千五百塊錢，這對珠國的珠子，都是一樣大，一樣圓的，共有八十粒，這大珠花有一百六十粒珠子，這兩對小珠花……」

少奶奶打開首飾盒，把首飾一樣一樣地拿出來，指給蘭兒看，可是，蘭兒儘伏在床沿上哭，並不去注意這些光彩眩目的珍寶，不知她脆弱的心中，是否不會需要這些，而不能引起注意呢？還是為悲哀充塞着，不願聽她母親拿生命和眼淚的代價，保留下來的物品？

「蘭兒，發孩子，儘哭做甚麼？」少奶奶見蘭兒不在留意自己的話，有些焦急了。

「媽，我剛聽見李福他們說，媽是生了癆病，血吐得這們利

害了，怕不久就要……」聰明的蘭兒，知道不應該對母親報告這可怕的話，便急急地變換了口氣，「媽，不要爲我生氣，我留心想聽你的話了。」

「唉，你媽一身侮辱，一身痛苦，活着有甚麼意義？就是沒有這病，也早想自殺了，祇是捨不得你，所以忍辱偷生地活着，不過要想多……多管你幾年，免你吃苦……」唉，蘭兒，我是不會長久的了，你……你將來不知要到怎樣的地步呢……」少奶奶硬咽地說着，又指着首飾盒向蘭兒道，「我此刻已沒心緒再指給你看，這些事，張媽都明白的，將來她自會告訴你；總之，這些首飾，共值六千多塊錢，還有一些皮貨，也交張媽收藏着，大約也值一千多塊錢，這些都是當初你的外祖父給我的妝奩……」蘭兒，我不願你將來也像我一樣，嫁給人家做媳婦，不願我這些嘔盡心血，受足侮辱，才保留下來的物件，再做你的妝奩！我願你，遇着一個可靠的好機會，將這些變買了現錢，存放在銀行裏，做你的教育費！唉，你的吝嗇而頑固的祖父，放蕩而暴戾的父親，都不會替你籌劃教育費的……我願你用心求學，將來做一個女中後

傑，至少也要能自食其力！千萬不要嫁給人家做媳婦，像你媽一樣，蘭兒……」少奶奶嗚咽着說了這許多話，實在傷心太過了，喘了一會氣，又吐出血來。

張媽忙從房門口走了過來，囑咐蘭兒將首飾盒收拾好了，暫時塞在床底下。自己却忙着替少奶奶沏茶漱口，摩胸運氣。

「張媽，這裏我實在不能再住了，明早趁大家還沒起來時，你到外婆太太家去通知一聲，最好請她自己來接我回去。」少奶奶氣喘平住後對張媽說。

第三天的下午，外婆太太已坐在少奶奶房中了。慈祥的老母親，見了她憔悴的愛女，雖覺心酸，祇是心酸罷了，有甚麼方法救護她可憐的女兒呢？

「忍耐些罷，總是命中注定的，前世種下的冤孽啊！唉，都是你死鬼的父親錯做了事……」外婆太太聽了少奶奶的訴說之後，更加傷心了，她陪着她的可憐的女兒淌着淚，不覺怨恨她已死了十年的丈夫，不該將女兒獻給他上司的放浪的兒子；但是，她立刻覺得這是不應當說的話，便改變了口氣，「大姑奶奶，

還也怨不得誰，總是命中注定的，也是我們那家的風水不好！你看你妹子也是常常向我哭着，也說不如意！我想，你是嫁在富貴人家做媳婦，所以遇着這樣薄情的姑爺，苛刻的公公，有了你這榜樣，所以你妹子，我是決計不給她配這樣的人家了，可是，嫁了二姑爺之後，雖然沒有公婆，二姑爺人也老實，祇是太老實了，不會賺錢，家裏又沒多大的遺產，便覺樣樣沒有，在家時舒適，也鬧着不稱心。總之，都是你們自己的命，也是那家的風水！」

少奶奶聽老母親的勸告，自然無話可說，兀自淌着眼淚。

周老爺家中，雖然全仗少奶奶主持着，可是，周老爺是一向厭惡這媳婦的，而且現在她又病倒了，娘家人既有人來接，樂得拔去了眼中釘，對於少奶奶歸寧的要求，自然一口允許了。

午飯之後，少奶奶便跟着老母親歸寧了，蘭兒因為在附近的小學裏走讀，少奶奶不願她荒廢學業，沒有帶她同去，留在家里，叫張媽照管着。

又是三天過去了，少爺還沒有回來。

週日下午，蘭兒剛從學校裏背着書包回來，周老爺自晨光

熾微時，纔開煙榻後，正呼呼地熟睡着，姨奶奶已被對門黃公館裏的三姨太太邀去打牌了，李福是仍舊繼續着滿街地跑着，找尋他們的少爺；一間廣大的屋子中，除張媽向蘭兒在輕輕地問長問短外，其餘的僕婢們，也都各自鬆着在打盹，屋子裏死一般地寂靜。

忽然管門的趙老頭揉着朦朧的睡眠，懶洋洋地，陪着神色惶惶的郁家的長生進來了。

「張媽，大姑奶奶怕已不中用了，太太說，叫你去請親家老爺的示！」長生頓了一頓，又接着說，「太太說，大姑奶奶已是周家的人了，無論如何，不能讓她斷氣在娘家的；大姑爺如已回來，最好請他自己去接！」

蘭兒聽完了長生的話，又見張媽的眼圈兒，突然紅起來了，牽着張媽的衣角，不覺放聲大哭起來。

「媽的，小鬼！你要哭死誰呀？」周老爺的清夢被她吵醒了，跳着床，厲聲喝罵了。

「老爺，外婆太太差長生來說，少奶奶已不中用了，要請老

爺的示！張媽止住了蘭兒的哭聲，頭低低地走到老爺房中說：「管她媽的，誰叫她去的？逼走了丈夫，難道還要叫我去接她嗎？」老爺氣憤憤地說。

「老爺，俗語說：『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少奶奶無論如何不好，總是周家的人，叫她斷氣在娘家，不但你老爺面子過不去，旁人也受批評的。」

張媽自己也不知道竟會這樣大膽地說出這許多話來，而且老爺也會聽了她的話，竟打發管門的趙老頭到郁家去接少奶奶了。

打盹的婢僕們，果然都已驚醒了，便是在對門打牌的姨奶奶，也打聽得老爺已經起來了，悄悄地重回來了。捧着少奶奶的妹子二姑奶奶，她的哥哥舅老爺，還有一些近處的戚友，都陸續趕來了。剎那間，這寂靜的空氣中，便起了巨大的波動。

「呵，趙老頭回來了！」擱着蘭兒，站在二門口張望着的張媽，突然叫了起來。

「怎樣了怎樣了？」一陣驚惶而嘈雜的聲音。

小說 世界 少奶奶的死

「少奶奶回來了！」趙老頭對着衆人高叫了一聲，似乎含有神祕的作用；同時又舉起了雙臂，緊緊地握着拳頭，替代他的答話。

「呀……唉……」大家知道少奶奶已在路上斷了氣，態度立刻沉靜下去，臉色都有些改變了。

外婆太太的大轎，是伴着少奶奶的睡轎同來的。她同周老爺磋商的结果，終於給少奶奶的屍體，安放在正屋旁一間預備租給貧民的臨街平房中。因為斷了氣的人，照風俗是不能擡進正屋的，何況少奶奶是有長輩——是有公公的人呢！外婆太太雖然覺得她的女兒是太委曲了，可是風俗是如此的，她怎能想出補救的方法來？便是素稱幹練的舅老爺，雖不迷信風俗，因為周老爺曾經做過十幾年的道臺，而且現在還是本地很有勢力的紳士，也便服從了風俗說，不說甚麼了。

張媽在幫着外婆太太和幾個有年紀的太太們，辦理少奶奶的後事，再也沒空閒照管蘭兒的了。可憐的小蘭兒，見了他母親的屍體，反而哭不出淚珠來，她祇挺着姨母，索索地抖，她的心

狂跳着，她的神經是麻木了。

一霎時，姨母不見了，蘭兒急急地去追尋，找到她媽媽的房門後，才找見了她的姨母。這時，天已昏黑，房中又沒燈火，雖有一片暗淡的月光，透入房中，似是，蘭兒看不清姨母蹲在門後幹甚；她也並不想去個明白，祇是呆呆地站着等。

忽然，房中一亮，姨奶奶執着煤油燈進來了。

「蘭兒，你站在這裏作甚？某人尋你父親回來了，囑你去說話！」姨奶奶瞥見了躲在門後的姑奶奶，立刻斂住了剛進來的時的冷然的笑容，將臉沉下了，「噢，二姑奶奶，你躲在房門後……」

「姨媽……這……這是姊姊的銀茶壺，今天人多手雜的，怕要失去，所以……」躲在門後顫抖着的姑奶奶，被姨奶奶逼住了，更加慌亂了。她的顫抖着的手指，急急地將剛吊在褲帶上的銀茶壺解下來了。

「好，這事以後請少爺和你談罷——少奶奶既是周家的人，她的東西也都是周家的，拿來罷！」姨奶奶奪過銀茶壺，餞了

房門，攜着蘭兒，只管自去了。

少爺已有七天不曾回來了，不知怎地，也得到少奶奶的死耗，急急地趕了回來。但是，她並沒有去看少奶奶的屍體，他也沒滴一點眼淚，他祇急切地要找蘭兒說話。當然的，他是要找着蘭兒，逼問少奶奶的衣飾的藏所了。

「爸爸，我不曾知道，讓我去問張媽！」十二歲的小蘭兒，受不住父親的威嚇，終於吐出了些口風。

自然呵，垂涎已久的少爺，立刻便要叫蘭兒去向張媽拿出來。

「張媽，爸爸回來了，他要你去拿出媽媽的皮襖和首飾來！」蘭兒找着了張媽，嗚咽地說。

「呀，他怎知道是我藏着？這是不能拿出去的，你媽一生心血，都化在這裏呢！」張媽堅決地說着，也淌下眼淚來。

「不，給他罷！不拿去，他說要不給我去讀書了，而且還要打死我！」蘭兒伏在張媽懷裏，哭得更利害了。

「這……這怎好罷！」張媽躊躇極了。

「還是給他罷，張媽！他會打媽，怕不會真的打死我！祇要他能給我繼續讀書，我讀好了書，將來一樣可以給媽爭氣的！」

「祇要能給你讀書，總有給你媽爭氣的一日！——唉，不給他也做不到，祇得拿出去了！唉，少奶奶呀，你爲蘭兒白吃一生苦了……」張媽撇着少奶奶的衣飾，不禁嗚咽痛哭起來。

周公館大門旁的小屋子中，整整地鬧了一日夜，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少奶奶的喪事已辦完了。親友們也都回去了，便是外婆太太，和舅老爺二姑奶奶，也都到了他們自己的家裏。周少爺不知在甚麼時候，又失了踪，周老爺是仍和平日一般地躺在床上抽鴉片，姨奶奶在少奶奶房中，收拾一些零碎的東西，祇有張媽抱着蘭兒，躲在自己房中對泣。

第二天的早晨，蘭兒病倒了，體溫升得非常高，張媽急得甚麼似的，老爺才睡下不多時，又不敢去驚動他，祇得去報告姨奶奶。

姨奶奶帶着蘭兒，去看了病回來，說醫生講是小孩子脾氣太大，肝火旺的緣故，不必吃藥，祇要多教訓教訓，改了脾氣，便會

好的；可是，張媽却不信醫生會講這樣的話，不知怎地，竟和姨奶奶鬧了幾句嘴。

老爺起來之後，叫起了蘭兒，着實的打罵了一頓；張媽便在蘭兒的哭聲中，被撵出去了。

明年的清明日，張媽早已換了主人；她費了半個月的工資，買了幾樣少奶奶初生時愛吃的小菜，和一些香燭紙錠，帶着走到少奶奶的墳上，瞥見墳旁疊起着一個很小的土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她疑心是眼花，再仔細地一瞧，這個很小的土堆上，分明還長着疏疏落落的幾朵野花，幾莖野草，旁邊還樹着一塊小小的石碑，才確信也是一個墳墓。

「這是誰的坟呢？」張媽非常膽怯而狐疑地自問着。却好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攜着一籃菜飯，外掛一串紙錠，跟在他母親身後，走過張媽的身邊。

「小少爺，你可認識這石碑上寫的甚字？」張媽見了孩子，瘋狂似的拉住他問。

「呵，亡女蘭兒之墓……」孩子不經意地說。

小說 世界 少奶奶的死

「甚麼，蘭兒？」張媽緊緊地捉住孩子的手腕，發出悽慘而憤怒的聲音，似乎責問地說。

「葬在墳裏的屍屍，名叫蘭兒。」孩子說着，急忙掙脫了手臂，自管自地走了。

「呀，蘭兒……」張媽祇覺眼前一黑，咽喉梗住了，不自知地昏倒在墓旁。

十

十五年中秋前

小詩四首

莫餐英

夜歸

一枝櫓在船尾柔和地鳴着，

螢火蟲被風吹進船裏來了。

落葉

月光吻着落葉；

落葉對着空枝嘆息。

期待

綠衣的仙人默默地過去了，

期待着的花呢？

蜻蜓

蜻蜓停在釣竿上了，

在偷看魚兒上鉤嗎？

鑿頭案

(民間傳說的故事)

(胡道靜)

(一) 鬼底預告

從前時候，有一位書生，他到京裏去考試。因為那天時候晚了，旅館都已經關了門，他只好借宿在一個商人的家裏。

他是很用功的，只怕考落了第，因此拏了許多書本出來看。夜深了，他還沒有睡；忽然覺得眼睛一昏，打開眼睛，定眼看時，原來是一個鬼立在他面前。

他讀過了許多書，明白了許多理，見了鬼是不怕的。因此大膽問道：「我生平並未結過冤家，你為何要來尋我？」鬼答道：「我並非是來尋冤家的，只不過來告訴你一件事罷。你的居停主人，不久將要生一個兒子，但是他到了十歲，必定要死在鑿子之下，你切莫明告你的居停主人，否則，於你是

有害無益的。」書生答應了，鬼便隱滅了。

鬼去之後，書生想道：「假如我把這件事情告訴這商人，於我便不很順利了；假如不告訴呢，心中似乎過意不去。但是這鬼教我不要明告他，我只得暗裏告訴他，便好了！」想罷，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字條子，——寫的是：「生子年當十，謹防鑿下死！」——寫完之後，便靠壁上選擇了一個洞，把這字條子納在裏面，希望他的居停主人尋着了，可以知道。

不多時候，天已大亮，書生便攜了書籍行李，告別商人，赴考去了。

(二) 發財建屋

此後數月，那商人果然得了一個兒子。那商人本來是很希望兒子的，如今得了，豈有不喜之理？因此替他題個名字叫大喜。

光陰很是迅速，匆匆過來，大喜已是九歲了；但是商人家裏的人，並沒一個曾經找着當年借宿的書生所藏的警告字條子。

說也奇怪！那商人往前數年所盈的利息，沒有多少，當大喜九歲那年，生意極好，到年底一算，盈

了不少的利息。

婦人的心，大概是喜歡虛榮的，那商人的婦人，也是這樣。她見她的丈夫發了財，便幾次三番要求自己造屋，那商人經不起她數次請求，也就答應了。

(三) 鑿下慘死

大喜原來是一個極頑皮的孩子，平時很喜歡尋人家胡鬧。如今一見家中雇用了許多水木工人，——造房子的。——便天天尋着他們胡鬧，自以為好玩了。

一天，一個木匠正在鑿一塊木頭，大喜忽然衝來了。嘻皮笑臉的對木匠道：「哼！你的鑿子只得鑿木頭罷了，還能夠鑿別的東西嗎？」木匠很是厭惡他，罵道：「還好鑿你的頭！——既好鑿木頭，也好鑿人頭！」大喜大笑道：「你只能說大話，豈能真的辦得到？」木匠又罵道：「不怕你死，自然鑿你一下。」大喜仍舊一味大笑，說道：「你辦不到，只好拏死來推託！」木匠正立在高處，這時忽然失手，把鑿子落下來，落在大喜頭上。可憐一個頑皮孩子，竟為頑皮而犧牲了！

大喜的父母，聞知了這事，都捶胸大哭；一面扭了那鑿死大喜的工人，到縣衙門那裏去告狀。

(四) 清官判案

諸君想想：照現在的法律看起來，無故殺人，也是要償命的；況且從前法律嚴的時候，這木匠沒

頭沒腦的殺人，怕不要殺頭或絞死以償大喜的命麼？

可巧的是審這件案子的，是一個清官。這清官是誰呢？哈哈，他就是第一段中所說的借宿在商人裏及寫字條的書生。原來他已考中了，而來此做官的。

那商人既上前告了狀，書生猛想起前事來，便對那商人道：「這事原來也是天數，也怪不得那木匠。」商人聽了這話，燥極了，大叫道：「那麼強盜搶錢殺人，也說是天數嗎？」官笑道：「不是這樣說法，我且問你——你家的舊屋子可在麼？」商人失了兒子，悲憤已極，又見這官閒閒的問這些事，不由得發怒，大聲道：「何必問這些事？老實說在。」官乃微笑立起來，離了公案，說要同他們——商人和木匠——到商人的舊屋裏去。

商人恨極，腹中罵道：「這官好不識理，殺人的罪，卻如此閒閒的判還教我看我的舊屋，難道他想吞沒我的不成？叫我告到上司處去，他兩人的頭都保不住！」

行了一會子，便走到那商人的舊屋裏了。——當年那書生借宿的地方，官進去，找到了藏紙的地方，對那商人道：「你去探探看，裏面可有甚麼東西？」商人去摸一下，便得到十年前書生所寫的字條子——「生子年當十，謹防鑿下死！」

案子是大明了，商人也知道這是天數了。雖怪木匠，亦是無用的。但是他還疑心這是木匠作的弊，後經官將前事追述一遍，商人和木匠這纔大悟，於是各叩頭而去。



康納新栽培法

童君榮

「康納新」原產於歐洲南部屬石竹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吾國原名「荷蘭石竹」或稱「麝香瞿麥」，或呼「香石竹」，日本人叫做「麝香撫子」；說到「康納新」這個名稱，就是他的西名 *Carnation* 的譯音。莖高二尺許，有明顯的節，下部呈木質狀；葉狹長披針形，粉綠色，和「石竹」「瞿麥」同隸一屬的植物，所以他底形狀很相像。但康納新比較的高大些，花具香氣，大形種類，花朵直徑有達三四寸以上的，這是他們的不同點。花普通五瓣，緣邊有細齒，多重瓣的種類。花期露地培養的，春夏間開放；若用溫室栽培，一年四季，均有花可玩。花色有紅、紫、白、黃等種種，都很艷麗。這種植物，西洋庭園栽培的

很多，都把他點綴景色，或鉢植瓶插，和投贈親友，及簪附髮髻衣襟等用；優等品種，價頗昂貴。近來溫地栽培的也不少，普通種類，價已不廉，也可想見人們需要他的多了。

品種

康納新品種甚多，約計在數百種以上，園藝家有依據他的花色，分爲左列的四大類：

1. Sells (單色種) 這類的康納新，一花只有一色。
2. Flakes (雙色種) 這類的康納新，一花裏有別一種顏色的條紋。
3. Bizarres (複色種) 這類的康納新，一花裏有數種別的顏色條紋。
4. Picotees (鑲邊種) 這類的康納新，一花裏花瓣的緣邊，有別一種的彩色。——白色或黃色的花瓣，他底緣邊，有紅色彩紋。

氣候土宜

康納新耐寒性極弱，不論何種品種，冬季均須安置溫室內，或溫暖場所保護，以免受寒凍死。但品種

裏，也有比較能耐寒冷的，如「夏季康納新」Summer Carnation，於六月的時候開花，適於花壇花境的種植。土壤最適於康納新底栽培的，宜略帶些粘性——如粘質壤土等，能使康納新發育良好，生長旺盛。

栽培法

康納新的栽培法，因他的種類而不同；有的適於地植，有的應該盆栽，常置溫室內；普通種類，地植盆栽均可，但冬季防寒方法，都不可忽。繁殖分播種、插條、壓條三法，茲分述於後：

1. 播種法 育成新品種的時候，用這種方法，普通都用下列二法。播種法：春三四月或秋九十月均可，把種子播種苗床或淺鉢。春播的，俟生四五葉的時候，就可移植於花壇或盆栽。秋播的，先行假植一次，冬季必須保護他，以免受寒，到明年春季，再行移種。

2. 插條法 康納新的節間，最易發生不定根，所以用插條繁殖，極易成活。插條的時期，春秋兩季均可，夏季開花過後，也可行插條法，這是在露地的繁殖；若果在溫室內，那一年四季，都可以行用插條

的方法。插條都在淺鉢裏，土壤宜疏鬆砂土；插條的手續，先把葉腋裏發出來的嫩芽，從他的基部摘下；或把長枝約二三節切斷，插於盆內，安放暖處，隔絕陽光，時時澆水，不久生根；等他生長強健，再行移植他處。

3. 壓條法 在秋季把康納新先移植培養土內，除去他近地小枝的葉片，用小刀切傷枝的各部，壓插土中；如是，從一本的莖，可得數本或十數本的莖，約過六星期，俟生根成活，然後一一分離，定植他處。在繁殖期內，不斷供給水分，切忌陽光直射，宜用物遮蔽為要。

管理

栽培康納新的目的，在多得美麗的花，所以管理方面，第一宜注意的，就是摘心的方法。苗高三四寸的時候，把莖頂摘除，使他多生側芽，增加枝數；枝數多，花蕾亦多，但是花蕾多，生長力不足，那花形就小而不美麗，要免除這種弊病，必須於他的生長期內，施放數回油粕等的液肥；先開的花，未到十分充暢的時候，應即摘下，供瓶內的插養，那末後開的花，仍舊能夠暢旺。如果欲採收種子，就留待結果後摘下；但是重瓣種類，他的繁殖器官，均變成花瓣，都不結果實，所以儘可摘除，不要留在枝上。

給讀者的第二封信

(編者)

編者在去年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讀者。並且說還有第二封信、第三封、陸續的寫給讀者。但是被編輯的職務所束縛。竟一個字也沒有續寫。而讀者之中到有許多人寫來詢問了。這是編者對於讀者很抱歉的一件事。須先請讀者原諒。

今年決定從百忙中抽出工夫來。常常寫信給讀者。今天所寫的就是第一封。不過連去年的一封計算。卻是第二封。這封信裏所說的就是我們對於讀者的希望。

我們現在編輯小說世界。當然是希望小說世界的讀者一天多是一天。甚至於全中國的人。沒一個不讀小說世界。但是我們的希望。僅僅如此麼。決不是僅僅如此。

我們常常想。讀者一年花了大洋三元。一期花了大洋六分。而且費了寶貴的光陰。讀了一年至少一

期的小說世界。到底得到些甚麼益處。是看了許多花花綠綠的圖畫。足以「飽眼福」麼。是看了許多離奇怪誕不在情理之中的記載。足以「取快一時」麼。不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是要讀者從賞鑑之中。而「擴充知識」涵養品格。」於知識品格上至少要得到一些實益。那纔不冤枉耗費金錢和光陰了。

我們的小說世界。本身能不能擴充讀者的智識。涵養讀者的品格。我們決不能自信。雖然我們不能自信全數的作品能當此重任。我們至少可以相信有一部份的作品能當此重任。

我們的作者。大概都是向這個目的做去。希望讀者也不要忽略過了。不要只當他是花花綠綠的畫圖看。不要只當他是離奇怪誕不近情理的記載看。

我們的容量。並不欲過多。因為小說究竟是小說。不可以拿他當飯吃。讀者只要能從一篇之中。得到智識上或品格上的實益。那麼也很够了。何必要費了金錢。費了光陰。做許多無益的工作。

我們的表面。在相當的範圍以內。固然要他精美。但決不是專在表面的裝飾上做工夫。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讀者能了解我們的意思。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尋親記

明無名氏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嘉興姚子懿後尋親一本。李調元雨村曲話云。尋親記詞雖鄙俚。然讀之可以風世。後尋親盡收拾前記所未結諸色末。予曾見演者。亦復可觀。本傳隸括滿庭芳詞曲云。文墨周生。精棟郭氏。家道蕭然。因官役無錢使用。遣妻張郎告債。張郎見色。將實契虛填。信僕奸謀。殺人性命。屈把周生陷極邊。單身婦因財被逼。此際實堪憐。節婦貞堅。遺腹孩兒要保全。剛刀立志。毀傷花面。詩書教子。書中青錢。棄官尋父。旅館相逢話昔年。歸來日。冤仇已報。夫妻子母再團圓。詩云。曠員外爲富不仁。周維翰因妻陷身。背生兒棄官尋父。守節婦教子尋親。按詩中結出尋親。是元人舊法。惟此上云尋父。下云尋親。潦草太甚。元人則此等處亦未嘗苟作也。本傳情事與雙珠骨幹大同。

穿插處則減於雙珠。(藁猶室曲話)

東郭記

舊云明無名氏撰。據余所藏別本。當題明孫仁孺撰。萬歷間人。(考詳後) 本傳以曲演孟。本齊人一章爲骨。而敷衍結合。取材七篇。作者殆老於舉業。又妙談諧。故涉筆成趣。笑罵皆宜。玉燕懷沙。(清江寧張堅字漱石撰。懷沙記傳屈原事。著騷卜居大招天問橘頌山鬼漁父諸齣。皆櫟括楚詞) 未足奇矣。然元曲中櫟括前賢。如東坡赤壁兩賦。淵明歸去來詞之類。指不勝屈。且有集論孟語者。有開必先。此非翹作。不惟元曲。卽宋詞中亦有此例。隨菴風雅遺音。(宋林正大。字敬之。嘉泰間人) 哀然二卷四十一詞。櫟括古詩文三十九篇。而自序且稱前輩櫟括。如歸去來詞之爲哨遍。聽穎師琴爲水調歌。醉翁記爲瑞鶴仙云云。其淵源所自。由來遠矣。本傳櫟括西江月云。莫怪吾家孟老也。知徧國皆公。些兒不脫利名中。盡是乞墻登壘。長袖妻孥易與。高巾仲子難逢。而今不貴首陽風。索把齊人尊捧。詩云。走東郭的齊人英雄本色。訕中庭的妻妾兒女深情。隱於陵的仲子清廉藹漢。爭壘斷的王驢勢利先生。四語冷嘲熱諷。歸玄恭萬古愁。賈冕西鼓兒詞所託胎也。清季獎勵遊學。少俊子弟。負笈東去。隸

日本學籍。都數千人。其歸而廷對及第授官者。又踵相接也。於是激昂慷慨之氣。悲憤愁苦之聲。入國門而稍稍化矣。予友憐蚊。戊申雜詩有云。去國悲吟歸國笑。春風紅杏少年多。語雖近刻。亦事實也。憐蚊以詩示余。讀竟還之。媵以江南好二詞。其一云。風塵惡。懷惱寫新詞。登壘乞墻東郭記。林慚澗愧北山移。馬耳任風吹。卽用西江月中語。以曲入詞。不錄於大雅。然游戲之作。無妨存之。且以爲本傳增一談助也。

東郭記明白雪樓元本。題峨眉子評點。予十年前得於廠肆中。惜卽上卷。其下卷至今求之卒不可得。按卷首引子。署款峨眉子書於白雪樓。末捺方印二。白文曰孫氏仁孺。朱文曰白雪樓。卷中題白雪樓主人編本。而引子亦有余傳之之語。則評點與誤者。旣非二手。而峨眉子與白雪樓主。亦非二人。且主人之必爲孫仁孺。更無可疑。惟其爵里不詳。仁孺當是其字。名亦未聞。味峨眉意。豈蜀人耶。戊午是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當清太祖天命三年。後年卽明光宗泰昌元年。再二十六年而明亡。末世苟安。人多穢德。本傳譏彈。元非無謂。論世知人。可以觀矣。隆萬爲明制舉文極盛之時。其思致又多牽連如此。白雪樓元本。引子後更附齊人生本傳。及時義一首。因並記之。以資諧趣。

東郭記引

峨眉子曰。樂府之傳。其間節義廉恥。不過十之一二。盡爲富貴利達者傳耳。旣盡爲富貴利達者傳。

則齊人老先生又安可不傳乎。况其二夫人更超超賢甚者乎。然予傳之。而中庭訕泣以後多增益之者。何也。皆鄙夫主意也。蓋乞播者必登壘。而妻妾之奉。宮室之美。所識窮乏者得我。總皆大人所必至者耳。（原評云。此一事。今齊人難言之矣。）然而卒託之附於陵以終者何也。則以齊人丈固猶可附於於陵也。蓋乞矣而尙欲蓋之。爲之妻妾者知矣。而尙復羞之。如齊人生者。反可謂之陳仲子。而其妻其妾。亦貴婦中之辟纒人矣。又安可以不傳乎。嗟夫。假令吾孟老觀之。又不知歎息如何矣。萬歷戊子重九越三日。峨眉子書於白雪樓。

齊人生本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元評云。是太史公列傳之祖。）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以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原評。詳得妙。）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原評。慧心冷眼。）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原評。乞字點出人品。）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原評。下一評語。）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原評。省文妙。）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原評。一轉冷極。）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原評。絕妙史斷。）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元評、合若輩通身汗下)

索隱贊曰。齊人何始。未稽厥父。善處爾室。二美在戶。出必饜飽。入每歌舞。問厥予者。云是賢主。室人疑之。未見顯甫。循彼行迹。東郊之塢。乞而顧他。饜足何補。羞語爾婦。泪淫如雨。詛言未畢。厥來我豎。未知爾矚。驕疾罔愈。君子念之。我目屢視。朝有姬嫗。士或商賈。蒙其二女。式喜無怒。一或見焉。有如爾祖。(原評、語雖平素、卻有無限味、索隱一贊、句妙絕倫)

附時義一首 齊人有一妻一妾至驕其妻妾

嘗讀蕭伯玉齊人篇。戲作十首。各一機局。俱堪諧笑。聊刻其一。以爲此傳別錄。卽以作跋可也。

(原注)

游戲之仙。滑稽之聖。當不令湯若士獨有臨川。(元評)

案此評似作者又是臨川人。

舉齊人之態。久於齊也。夫齊人則誠何人也。曰齊之人。大抵然也。是故人之而不名。蓋吾觀孔子之爲春秋也。(原評、原本春秋)鄙其國則舉其號。如吳如於越者是也。鄙其人則不舉其名。如荆人小邾人者是也。孟子因之。而著齊人云。齊人者。何許人也。其爲烏有乎。其爲無是人乎。夫亦有其人而諱之乎。且衆而類舉之乎。(原評、妙)吾請案其生平。摹其光景。就其人。想其事。就其實其人。(元

(元評，令若輩通身汗下)

索隱贊曰。齊人何始。未稽厥父。善處爾室。二美在戶。出必壓飽。入每歌舞。問厥予者。云是賢主。室人疑之。未見顯甫。循彼行迹。東郊之塢。乞而顧他。壓足何補。羞語爾婦。汨淫如雨。詛言未畢。厥來我豎。未知爾矚。驕疾罔愈。君子念之。我目屢覩。朝有姬媪。士或商賈。蒙其二女。式喜無怒。一或見焉。有如爾祖。(原評，語雖平素，卻有無限味，索隱一贊，句妙絕倫)

附時義一首 齊人有一妻一妾至驕其妻妾

嘗讀蕭伯玉齊人篇。戲作十首。各一機局。俱堪諧笑。聊刻其一。以爲此傳別錄。卽以作跋可也。

(原注)

游戲之仙。滑稽之聖。當不令湯若士獨有臨川。(元評)

案此評似作者又是臨川人。

舉齊人之態。久於齊也。夫齊人則誠何人也。曰齊之人。大抵然也。是故人之而不名。蓋吾觀孔子之爲春秋也。(原評，原本春秋)鄙其國則舉其號。如吳如於越者是也。鄙其人則不舉其名。如荆人小邾人者是也。孟子因之而著齊人云。齊人者。何許人也。其爲烏有乎。其爲無是人乎。夫亦有其人而諱之乎。且衆而類舉之乎。(原評，妙)吾請案其生平。摹其光景。就其人。想其事。就其事。實其人。(元

評、將無作有、數語一篇之骨、其卑而能做也。毋乃爲子敖乎。則不與驩言。何徧國之皆孟子。其汚而能文也。將又爲景丑乎。則召不俟駕。豈東郭之有齊王。其爲稷下之贅壻與。故應以播間爲滑稽。淳于髡聊復爾。其爲仕齊之戮臣與。故應以小才爲壓足。盆成括何足云。通其重飲食者于爵祿。當爲未諫之蜚語。行其嬌妻妾者于賢人。又似幣交之儲子。其乞萬鍾於蓋。而又復顧盼於生鵝。將爲仲子之兄戴。其受壯者之詛。而又復啼呼於老稚。將爲平陸之距心。染指燕鼎之餘。而勸王於湯武。旣意其爲沈同。甘心齊廷之釁。而解王以周公。又疑其爲陳賈。三齊之粟。藉口以要賢。雖其將主之詞。時子之爲人也近似。二霸之勳。流涎而請復。若非學古之道。公孫之得免者幾希。以衆人之口。爲賢人之譏。去齊時之士。(元評、由實漸到虛)當是中庭侶也。度君子之心。以小人之腹。宿晝間之客。故知從播間來耶。公行氏雖無聞焉。然何以來右師之弔。東郭氏卽未著耳。又何以近乞祭之播。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要不出諸大夫。踰階而揖。歷位而言。故知卽此諸君子。氏族故蕃。已遍乎秦楚燕韓趙魏。氣骨相近。便是其父子兄弟夫妻。嗟嗟。生而猶死。(原評、毒罵)哭其夫者。幾不減於華周杞梁。(原評、又將有姓名者反映)臭而如芳。(元評、冷嘲)傳其事焉。尙猶追夫管仲晏子。(原評、確對)蓋有之矣。(元評、還歸之無)誠然乎哉。

(未完)

寓言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中文本

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本書收輯中國古時寓言，興味深長，足以發人深省。詳加評註，使閱者一覽了然。

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

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並附按語。

伊索寓言演義 一册 定價三角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最有趣味之白話，演成寓言故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圖百餘幅。

萊森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印度寓言上 上册 定價三角半

英文本

英文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半

Ancient Chinese Parables

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六角

Æsop's Fables

英漢對照伊索寓言詳解 一册 定價一元

Æsop's Fables (Explained with Full Notes)

精選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一角半

Æsop's Fables (Selected)

英文霍爽氏寓言選錄 一册 定價二角

The Snow 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
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
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册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册 二角半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册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册 三角

荒服鴻飛記

俞天游譯

二册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五册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册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册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册 三角半

黑白記

俞天游譯

二册 三角

黑白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二册 三角

古畫徵

黃賓虹著

一册 一角半

愛爾蘭的野薔薇

陳大悲譯

(My "Wild Irish Rose")

編影劇者……葛雷漢貝格

製片兼發行者……美國因斯費太格拉甫影片公司

譯者的話

近來國產影片一天發達一天。上海一個地方已經產生了幾十家製片公司。公司多了，編劇的人纔頓感缺乏。於是乎研究編影劇的朋友也一天多一天了。但是歐美各國影片公司對於用過的劇本向來是秘而不宣的。所以我們很難得到參考的資料。去年從美國福克司影劇研究會買到這個劇本，早就想把他翻譯出來以供同好。但因在翻譯時感到許多困難，以致遲延到今天方能脫稿。

這齣影劇原是由一齣十九世紀的英國舞臺劇改編出來的。舞臺劇的作者是當前世紀中葉在倫敦舞臺上享過盛名的波西哥(Dion Boucault)。該劇原名叫做甚麼器郎(The Shaugh-ran)。我費了半年的功夫，不知請教了多少研究英國文學的朋友，甚至於找到英國公使館裏去問他們愛爾蘭籍的軍官，也沒有一個人認識這個古怪的愛爾蘭字 Shaughran。現在勉強譯做『機靈鬼』，不知對不對，這就是翻譯這劇本時感到的第一個困難。到如今我還是不甘心，還是要知道這一個字到底應當怎樣譯纔好。讀者倘能有所指教，我就感激的了不得。

我譯這影劇本並不是因為我把他認為甚麼最高最新的藝術作品。實在因為我是孤陋寡聞，費了幾年功夫所買到的分景劇本祇有這一個。見多識廣的先生們倘願多介紹幾個有藝術價值的影劇本出來，多給我們一點參考的資料。那我今日這一番『拋軛』的功夫總算沒有白費了。我就憑着這一點勇氣供獻這一個影劇本於我研究劇藝的同志。

還有一句話，就是編電影劇者寄稿到製片公司的時候並不一定要把劇本一景一景的分出寫出。我知道美國各製片公司不歡迎這樣分景的劇本，因為他們編輯部裏的人沒有功夫讀這許

多字的稿子。他們歡迎你把依分景的次序寫出劇情的詳細說明書。分景劇本可由他們編輯部自己去寫。但是你若不知道分景的方法，那篇說明書就不能夠寫得有聲有色——把如何開幕，如何結局，如何穿插，如何佈疑陣，如何設埋伏，如何介紹人物，一一詳細寫出。所以這分景的方法是編電影劇者所不可不預先得到的知識。

大悲一九二六、五、二七，於北京。

劇中人物一覽表

康機靈鬼 (Conn, The Shaughraun)

羅伯特富聊德 (Robert Foliot)

亞德鄔尼爾 (Arte O'Neale) 羅伯特的情人

克萊亞富聊德 (Claire Foliot) 羅伯特的妹妹

司令官毛林諾 (Capt. Molineaux)

高雷耿吉拉 (Corry Kinchela)

哈費德甫 (Harvey Duff)

莫耶 (Moya) 康的情人

杜倫神父 (Father Dolan) 莫

耶的叔父

兵士，

獄吏，

審判官，

法庭官吏，

水手，

村衆，等等。

說明 當「翠島」尙未稱爲

「愛爾蘭自由邦」之前——

在維多利亞皇后統治之下

……

漸現——接上說明 愛爾蘭海濱

巴列萊蓋特 (Ballyrageth)

村裏的和平與靜默一旦爲

一樁富有劇趣的意外事所

震蕩……漸隱……

景一 鄉村

漸現遠景 約在一八五五七年

時代的愛爾蘭式的鄉村，名叫

巴列萊蓋特的，慢慢地顯露出

來。儼然是一幅畫景。但見村中

有許多人紛紛從小屋裏湧現

出來。大家驚慌失措的望大路

那邊飛跑過去，向那鄉村的盡

頭一條大路上觀看。只見遠遠

地有兩個英國兵，一前一後的，

押着羅伯特富聊德 (Robert

Ffoliott) 走過來。村中人都現

出不平之色。

景二 鄉村

較前略近 兩英兵押解羅伯特

走過來的時候，村人圍集示威。

兩英兵眼看着這一羣人摩拳

擦掌的大有用強力奪回羅伯

特的意思，未免震懼。

字幕 羅伯特富聊德是巴列

萊蓋特村中一個有名的費事

黨黨員。

景三 鄉村

近景 羅伯特止步，眼見他村

中朋友們那種恐嚇的態度。他

不願村友們爲着他受到禍害，

故在發言之前，先舉起一隻手

請他們少安毋躁。

景四 鄉村

全景 羅伯特，兩英兵和幾個

威嚇的村人在場。村人敬服羅

伯特的姿勢。他很安靜的說：

字幕 「是好朋友，就別動手。你

們這樣的出來干涉，是於你我

兩不利的。」兩英兵聽了他這

番話，略爲放心。村人因欲表示

敬愛羅伯特的意思，大家默然

的走開一邊——但又因見羅

伯特被捕，不免相對悽然。羅伯

特轉身向那兩個兵。他們就帶

他向營房那裏走去。村人集合

攏來，很憤恨很悽慘的議論這

件事。

景五 營房內部

全景 普通兵營的內部，一個

司令，兩三個兵和哈費德甫

(Harvey Duff) 在場。哈費盡

情的報告司令。司令臉上現出

聽不起哈費的樣子——但是

他依然聽着他的話并且隨時

作記錄。

字幕 告密人哈費德甫……

景六 營房內部

近景 哈費賊頭賊腦的報告

消息——目光灼灼——自己也很知道受人藐視。他接連不斷的報告。

景七 營房內部

全景 哈費正說着話時，一個站在門口的兵報告司令，羅伯特已經帶到了。司令掉轉臉來向哈費說：

字幕 『這就行啦，德甫——我諒你也未必願意人家知道這件事是你來報告的吧……』
哈費嚇得身子都縮了下去，很

驚惶的向門那邊望着。他走出後門去。司令和幾個兵都現出厭惡這種人的顏色。

景八 營房外面

全景 兩個兵帶羅伯特走過來，村人一聲不言語的忿忿地圍着看。羅伯特再轉過身去勸他們不要因為他的緣故發生暴動，然後隨着兵走進營房去。

景九 營房內部

全景 司令和兵們在場。羅伯特隨兩兵走進門來。羅伯特向

司令鞠躬。司令直挺挺地答了一躬。羅伯特問他被捕之故。司令指出一件公文向他聲明：

字幕 『我得到關於你的舉動

的報告——照例應當拘送你去都伯林法庭去。現時就預備押送你去啦。』

羅伯特頓現倉皇之色。

景十 營房內部

近景 羅伯特神色倉皇，因為他明白這一去分明是要判決他的謀叛罪。并且立刻就要與

妹妹和情人分別了。他回頭向司令追問詳細情形。

景十一 營房內部

全景 羅伯特問了之後，司令指着那件公文，約略的告訴他已經得到的都是他犯罪的證據。羅伯特頓時回復他的膽氣，惡狠狠地一笑，然後說道：

字幕 『這自然是有人來告密的了。』

那司令對這話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作回答。只是坐下來寫

他的判詞。嘴裏說：

字幕 『你將要得到公道的審判。』

他繼續寫着。羅伯特自覺危機即在目前了。

景十二 郊野

全景 畫景似的郊野。這一邊有一道溝。康 (Conr, the

Shaughraun) 騎着一匹馬從老遠的那方馳騁過來。他的馬術真高強，跳過那溝時竟是毫不經意似的。飛躍過溝之後，忽

的一轉就向那小路上如飛而去，把身子貼在馬背上以防垂枝把他掃下馬來。

景十三 大路

全景 一條康莊大道直達郊外。康飛騎向大道走來，往村裏奔去。

景十四 鄉村

全景 村人爲羅伯特被捕事圍集縱談。他們聽見馬蹄聲響，回頭觀看。只見康由大路那邊縱馬跑來。那馬將到人羣時，康

已飛身下馬。

字幕 康郎葛雷 (Conn O'

Kelly) 是一個依賴着敏捷的
智慧過活的人，綽號叫做機靈
鬼 (the Shaughraun)。

景十五 鄉村

近景 康剛下馬，上氣不接下
氣的喘着站定，因為羅伯特被
捕的事不勝懊喪。他向週圍的
村人的臉上一看，他的恐怖更
甚了。

景十六 鄉村

全景 繼續前景中動作。康向

村衆發問：

說明 「那麼我打聽到羅伯特
福聊德被捕的話簡直是真
事了？」

村衆答應是的。他起先惟願是
無稽之談的空望如今離他而
去了。免不得要垂頭喪氣。村衆
把羅伯特被捕時的詳細情形
告訴他。

字幕 高雷耿吉拉君 (Mr.

Corry Kinchela) 嘗用不可

告人的手段取得當地的官職。

景十七 書房

近景 耿吉拉坐在一間陳設
簡陋的小屋裏一個書桌前面。
他是一個吝嗇的小人。桌上滿
堆着賬單一類的文件，顯見得
是尋常村落中一個慣做押款
生意的人。他從文件上面擡起
頭來，鬼頭鬼腦的凝聽。聽明是
叩門聲後便喚一聲「進來。」眼
睛向門那邊看。

(未完)

多九公環遊全世界

(今鏡花緣之一)

(胡寄塵)

凡是喜歡讀中國小說的人，沒一個不知道中國有部著名的小說，名叫鏡花緣。鏡花緣中的三個重要的主人，多九公、唐敖、林之洋，想是讀者都知道他們的大名，也用不着我再來紹介。

如今所說的，就是多九公等三人遊歷海外，經過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地方，回到中國；又過了許多年，多九公的年紀當然也更老了，卻是他的豪興，還沒有絲毫減少，他每天吃了飯沒事，就往茶館裏去泡一壺茶，或是一個人獨自喝着，或是和旁的茶客們談談說說。這是他日常的功課，不必細敘。

只說有一天，多九公照舊在一座茶館裏喝茶，忽然聽見旁座的兩個茶客，在那裏閒談。一個道：「密司忒劉，你住在外國住過十多年了麼？」一個說道：「出



洋是十二年了；不過來來去去，並沒有在那一國裏久住過。十二年中間兩次到美洲；兩次到歐洲；英、法、比、瑞、士、瑞、典等國，都遊歷到，最近遊歷俄國，取道西比利亞回來的……」

他們這樣的說着，滿座的茶客，到不注意，以爲這是很平常的話。卻不料十五世紀或十四世紀頭腦的多九公聽了，覺得非常的奇怪。

他暗暗想道：「聽他們的話，甚麼美洲，甚麼歐洲，甚麼英國，法國，甚麼……甚麼……他好像是從外國回來的。卻是我多九公遊歷海外，任便甚麼大人國、小人國、穿胸國、歧舌國、三首國、毛民國，我都走到；卻不曾聽見有甚麼歐洲、美洲、英國、法國。莫不是這個放蕩少年，在這裏胡說亂道？或者是我多九公的見聞不廣麼？這真是叫我多九公莫名其妙了。」

多九公這樣的想着，捋了捋鬍子，將手裏拿的油紙摺扇，攤開來扇了兩下，他心裏的疑惑，還是不能自解。他自己說：「這個少年，真是發瘋；普天之下，那裏有甚麼歐洲、美洲、英國、法國。」

他這樣的想着，禁不住立起身來，走到那兩位客人身邊去，笑着問道：「請問一聲：二位休得見怪。」那兩人看見多九公是個白髮飄蕭的老者，便很恭敬的回答道：「你老人家有甚麼話，只管說。」

多九公道：「剛纔聽見你們兩位談話，說甚麼英國、法國；請問英國、法國，是不是外國的國名？」回頭又向着那姓劉的人道：「閣下是從外國遊歷回來的麼？」

姓劉的慢慢的答道：「正是。我是從外國回來。英國、法國，就是外國的國名。任便那個都知道的。你老人家爲甚麼不知道？到要動問！」

多九公好像有些吃驚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道：「老夫到也遊歷過外國，卻不會知道有甚麼英國、法國。」

他這樣的說着，這兩個人立刻覺着他是個有神經病的老人，立刻停住了嘴，不和他說話。

多九公道：「閣下遊歷外國，可會到過大人國麼？」這兩個人愈覺得奇怪，只是不做聲。多九公道：「到過小人國麼？」這兩個人禁不住好笑起來。多九公捋了捋鬍子，問道：「那麼，毛民國呢？君子國呢？」越發弄得這兩人莫名其妙，只好立起身來，付了茶錢，走下樓去。

多九公眼見他們如此情形，纔慢慢的回到自己座位上，歎了一口氣道：「唉！他們究竟是胡說亂道的少年，經不起老夫一問，就問得他們閉口無言，只好「逃之夭夭」，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罷。」

多九公喝足了茶，付了茶錢，走下樓，回家去。經過一條小街，忽見街角的書攤上，放着一本洋裝的書，上面題的字是：「中等學校外國地理教科書。」多九公一見心動，就想道：「我何不將這本外國地理教科書買回去細細的一讀，到底有沒有英國、法國。如果沒有，那就是這兩個少年瞎說；如果有的，那就是我多九公的見聞不廣了。」

他當時想罷，也就不惜重價，費了一角小洋，把那本半新半舊的地理教科書買回去，細讀。

多九公雖然年紀老了，他的好學之心，實在是可欽可佩。他得了這本教科書，從頭細讀，不到三天，也就完了。果然，那個少年的話不錯，竟有所謂歐洲、美洲、英國、法國。不但如此，而自己親身經歷的大人國、小人國、穿胸國、歧舌國，反一個也沒有。

這樣，又把多九公弄糊塗了。他想到：「莫不是這本教科書也是胡言亂道麼……不錯，一定是胡言亂道。本來「教科書」這三個字，在我們經傳上，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這三個字，到底作甚麼解呢？教科書三字，既然不能解釋；那麼，所謂英國、法國，自然是荒唐無稽之談，恰和山海經上的話是一樣了。」

他這樣的躊躇了幾日幾夜，又把那本外國地理教科書，翻來覆去的讀了好幾遍，讀得爛熟。有許多奇怪的外國地名，就是地理教員也弄不清楚的，他也能脫口說出。但是，「真的有這個地方麼？」他到底有些不相信。

他懷了這個疑團，不能解決；他就想出一個法子來：帶了這本教科書，去訪唐敖和林之洋二位老友，請教他們書上的話，到底是真是假。

多九公去訪唐林二人，剛剛巧那天林之洋在唐敖家裏閒談。二人看見多九公來了，一齊立起身來道：「九公多時候不見了，正在記念着你哩！」九公道：「我也記念二位。今天特來拜訪，不是他事，是來請教請教二位：普天之下，有沒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二位當年同老夫遊歷海外，所到的地方，不算少了，卻不曾聽見有這麼許多國。二位想想：這不是聞所未聞的奇談麼？」

唐林二人見多九公如此說，一時摸不着頭腦，竟弄得無從開口。所幸多九公帶了那本教科書在身邊，這時候他就拿出來，遞給唐林二人看。一面說道：「還不但是書上如此說，我還親自在茶館裏聽見有人說，他曾經到過英國和法國哩！」

唐林二人接了那本教科書在手裏看。那本教科書，是三號鉛字印的，自然是很清楚，很容易看。一到了唐敖眼中，不到一刻工夫，就把大畧看了一遍。唐敖也覺得很奇怪，不信真有這許多地方。

畢竟唐敖的思想活潑，他一看見地名之下，註的外國字，他就指着向多九公道：「九公，你看這

裏也彎彎曲曲的，註了許多字。篆不像篆，草不像草，莫不就是外國字麼？倒也有趣得很。九公！你不要管他書上的話是真是假；我們何妨親自往海外去訪一訪。果然有這許多國，我們也樂得去遊歷一趟；如果沒有，我們回來時，也好著書立說，駁斥這教科書的謬妄。我們橫豎是航海航慣了的，再出去一趟，也算不得甚麼。九公！你也有興趣麼？」

多九公拍手大笑道：「這話說得有理。老夫決意陪你去。」

當多九公和唐敖談話時，林之洋只是一面聽，一面在那裏翻一本地理教科書。等到這時候，一本書已翻完了，剛巧聽見唐敖和多九公說到要航海去的話，他就丟了書，附和道：「二位如去，我同去。」多九公道：「當年同行的老伴，自然是要同去。你看這書上豈不是說：某某人曾經環遊世界麼，我們也就起程環遊世界罷。」

唐林二人道：「好好！立刻預備動身。」當時候三人議定了環遊世界，立刻就去預備行裝。他們也用不着買外國的船票，還是用他們初次航海用的帆船；他們也用不着定製洋裝衣服，只穿着隨身的衣服。他們的船上，帶足了糧食，旁的東西，就是中國的土貨，預備到外國去賣的，也和他們初次航海時一般。總計他們的行裝，和他們初次航海時，沒有兩樣；只不過多帶了這本外國地理教科書，作他們的「旅行指南」。從此，多九公、唐敖、林之洋三人，就放洋了。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期分解。）

清導丸
開胃
消食



閣下樂於宴會否

欲助消化欲免飽悶欲除氣脹欲療便秘欲平
肝火欲利膽汁欲除頭痛欲療口氣穢濁亟需
服用紅色清導丸是丸乃平肝潤腸導滯利便
之妙品於夜間臨睡之時吞
服是丸二三粒次日早晨即
覺清健爽適快愉無比矣
直隸饒陽城內隆盛店李薰
亭先生來書云鄙人病之原
因為近數年來得肝強膽盛
之症以致頭暈目眩胃口疲
弱食物不化大便時常燥結
四肢無力自服貴公司之紅
色清導丸甚合鄙病大見功
效一瓶服完病即全愈矣特
此鳴謝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
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
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發熱嘔吐啼哭不止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以上照相乃是小兒阿麟現今肥美之像片也其乃父鄒樹仁先生自江西南昌府郵寄證書及照片云小兒阿麟生甫週歲於春間發燒數日飲乳即嘔啼哭不止嬰孩素稱啞科醫生診視稍一不慎即



致債事愚夫

婦故未敢買

然延醫因閱

報載貴醫士

發行之嬰孩

自己藥片善

治小兒諸病

即於市間購

買一瓶給令服食兩日之後眠食安穩嬉笑如常若此片者真可謂
 嬰兒之良師感激之餘謹肅寸柬以鳴謝忱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
 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余之藥

嬰孩自己藥片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
 五 請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時寄稿者請在稿上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定價表 廣告價目表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預定期數	
		全年	半年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五角
國內		國外	郵費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底封	封面	封面	封面	封面
六十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
二十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十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姓名定戶號數定單定在何處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雖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各 種 雜 誌

東 方 雜 誌
 教 育 雜 誌
 學 生 雜 誌
 少 年 雜 誌
 兒 童 世 界
 兒 童 畫 報
 婦 女 雜 誌
 小 說 月 報
 小 說 世 界
 英 文 雜 誌
 英 語 週 刊

評述內外時事介紹最新學術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
 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換智識的機關
 是小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女常識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是通俗的小說週刊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之定期刊物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每冊一角	每冊一角	每冊八角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月出二冊 每冊六分	每冊二角	每冊二角	每冊二角	每冊一角半	每冊一角	每冊三分
全年廿四冊	全年	全年	全年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全年	全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三元	六角	六角	一元二角	七角五分 一元五角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五角	七角五分 一元五角